

萬曆

郭明龍先生文

諱

正

域

癸未

科



萬曆癸未

一愚先生文

第二十九部



一

萬二愚先生制義序

文之以識勝者萬二愚先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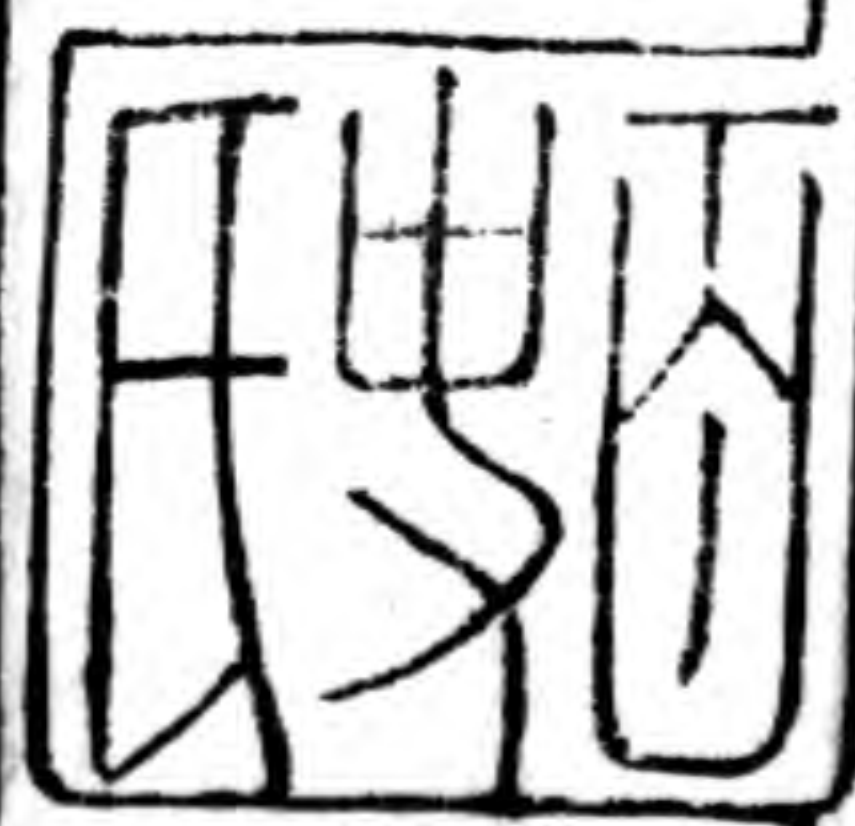
正嘉諸公雖極博洽然多者千

餘言少者八九百言蓋靡極矣

二愚乃稍稍變其法以簡削居

勝其後數十年乃有黃貞甫方
孟旋兩先生文心文法略與之
相似其他不敢望也嗚呼亦異
哉

固城陳名夏題



萬二愚先生文目

學庸

孟獻子曰畜

一節

使天下之人

二節

舜其大孝也

全章

王天下有三

全章

論語

子禽問於子

全章

奚取於三家

一句

哀公問社於

全章

敏而好學不

二句

子曰十室之

一節

子謂仲弓曰

一節

子曰述而不

二句

子曰篤信好

全章

子曰麻冕禮

一節

色斯舉矣翔

全章

子曰無為而

一節

孟子

民事不可緩

一節

天下大悅而

全章

大人者不失

者也

伊尹耕於有

一節

耳目之官不

得也

俯不忤於人

一句

文目終

萬二愚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 ○ 使天下之人

二節

萬國欽

中庸論神無不格自詩記之也夫祭祀之間神之可見者也詩稱不可射者固其所哉且夫至幽者莫如鬼神至著者亦莫如鬼神吾嘗觀於祭祀而知體物不遺有可驗矣彼天下之人皆聽命於鬼神者矣以之對越而竭情盡慎若或啓之而齊明致矣以之駿奔而肅肅雍雍若或相之而盛服備矣當其時而氣機呈露蓋與天地相通焉不待祝史陳詞而已儼然於陟降也履其地而聲容宣著蓋與造化為徒焉不待尸

序題 禱言又不粘使字而深意動深

萬二愚稿

嘏告度而已恍然於將享也洋洋乎無所不在而上與左右若見之乎
 夫其在上也似可執之以為定矣而流動無方又未嘗不在左右也
 進退周旋一觸處皆鬼神也雖欲不齊明而有不可得也其在左右也
 似可處之以為常矣而變化莫測又未嘗不在上也是前後瞻忽一瞬
 息皆鬼神也雖欲不盛服而有不可得也莫顯於屋漏而尤莫顯於廟
 庭不可情於冥冥而尤不可毀於昭昭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者其善於形容鬼神也哉體物不遺之驗此可以觀矣抑嘗論之
 吾心之中亦自有鬼神也一念而善即景星慶雲一念而不善即妖邪
 厲鬼所以承祭祀者不過因明以通蔽耳而隱微之幾慎獨之學君子

所嘗深惟而猛省也然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是誠不誠之間其人鬼
 之關也矣

前後節渾洽無痕氣機呈露與天地相通聲容宣著與造化為徒更
 不必另云祭祀之鬼神使紛紛葛藤矣過下處即作下節正講尤為
 老筆 艾千子

簡削之中思路沉鬱前後總是鬼神之德之盛講上節即見下節惟
 其理明故法老也
 言鬼神結歸君子戒慎恐懼功夫惟先輩具此原本學問

使天下之

萬國欽

○○○孟獻子曰

一節

萬國欽

古人以興利者為戒其言可記也夫獻子不以聚斂為利治天下者可
 知也興利之臣固古今所深戒哉且天下非無財之為患惟用非其人
 而聚財之為患自財聚於府庫終不能保其常有矣吾於獻子之言觀
 焉彼謂鷄豚民利也畜馬乘者且不宜察也牛羊亦民利也伐冰之家
 且不宜畜也而况聚斂之臣瘠民以肥己損下以益上豈百乘所宜畜
 乎是故擇害莫如輕寧盜臣之與有矣夫是言也義利之辨昭昭也豈
 徒可以儆官常訓後嗣而為有家之戒哉蓋為國者以大內為藏則有
 利之利焉利之利恃入恃出不可以為內也以海內為藏則有義之利

馬○義○之○利○有○土○有○人○不○可○以○為○外○也○自○計○臣○用○事○而○算○及○錙○銖○則○山○林
川○澤○皆○可○充○積○儲○矣○然○以○催○科○之○急○與○撫○字○之○仁○相○較○於○國○家○大○計○果
孰○得○而○孰○失○耶○君○子○為○國○家○大○計○謀○而○去○取○之○間○當○不○以○利○而○易○義○矣○
自○捨○克○在○位○而○悉○及○秋○毫○則○舟○車○市○廛○皆○可○供○轉○輸○矣○然○以○誅○求○之○苦○
與○補○助○之○惠○相○較○於○宗○社○長○策○果○孰○安○而○孰○危○耶○君○子○為○宗○社○長○策○謀○
而○卜○擇○之○際○當○不○以○利○而○先○義○矣○所○謂○有○國○之○利○不○以○利○而○以○義○非○以
此○哉○使○計○不○出○此○而○徒○令○聚○斂○之○臣○與○小○民○爭○旦○夕○之○命○吾○恐○利○不○足
以○勝○害○也○獻○子○之○言○非○君○天○下○之○永○鑑○耶○
利○之○害○尚○在○下○節○文○以○虛○說○為○是○前○半○贊○重○聚○斂○已○且○諸○公○多○效○之○

○ ○ 舜其大孝

全

萬國欽

聖○孝○之○大○一○德○之○所○致○也○夫○諸○福○咸○備○事○親○如○舜○至○矣○非○有○聖○德○孰○能
受○命○而○臻○此○乎○且○帝○王○之○孝○與○士○庶○不○同○人○莫○不○以○為○天○之○所○助○而○不
知○聖○人○之○事○親○即○其○所○以○事○天○者○蓋○亦○有○人○道○焉○何○也○古○今○之○言○孝○多
矣○而○以○大○稱○者○其○惟○舜○也○與○繼○往○開○來○既○以○躬○上○聖○之○德○矣○而○且○貴○為
天○子○尊○莫○尚○焉○撫○有○四○海○富○莫○加○焉○以○之○追○宗○享○宗○廟○矣○以○之○垂○裕○保
子○孫○矣○此○豈○不○塞○乎○天○地○通○乎○神○明○位○與○福○而○並○隆○名○與○壽○而○俱○永○耶○
受○命○之○符○可○以○見○矣○然○非○天○之○私○厚○於○舜○也○亦○非○舜○之○私○受○於○天○也○哉○
培○傾○覆○天○於○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且○詩○有○徵○焉○謂○假○樂○而○宜○民○宜○人○

得法

○轉○下○不○苟○

此必得四句即于首節下帶見景

○詩○曰○不○放○過○方○是○引○証○

萬二思稿

紀顯德也。謂受祿而保佑申之。紀成命也。其承藉也厚。則其收効也必巨。其凝聚也固。則其發祥也必長。大德受命。往往如是。又何疑於舜乎。是故德之大者。所以成其孝之大也。彼不論其本末。而察謂舜以天下養也。天與之過矣。

隨題叙置。筋脈不苟。觀其剝換呼吸。掉析渡落處。時文中史遷也。吾鄉後學。當從此文求古文。乃可。然亦難矣。若以武亂題緒。以詭傷題氣者。此吾鄉先輩之罪人也。艾千子

善讀二愚先生此文。必深於古大家之法。可以寡過。此道文定總評甚確。其細評亦宜詳玩。以古法即諸此。張爾公

尾

全以骨勝。而深者遂可得其抑揚擡挫之法。隆萬以來。定當首推二愚先生。皆似本題中。應有此裁節。聖人之言。學者之心。惟制義可以相合耳。

舜其大孝 萬

紀顯德也。謂受祿而保佑申之。紀成命也。其承藉也。厚則其收効也必巨。其疑聚也。固則其發祥也必長。大德受命。往往如是。又何疑於舜乎。是故德之大者。所以成其孝之大也。彼不論其本末而緊謂舜以天下養也。天與之過矣。

隨題叙置。筋脈不苟。觀其剝換呼吸。掉折渡落處。時文中史遷也。吾鄉後學。當從此文求古文。乃可。然亦難矣。若以武亂題緒。以詭傷題氣者。此吾鄉先輩之罪人也。艾千子

善讀二愚先生此文。必深於古大家之法。可以寡過。此道文定總評甚確。其細評亦宜詳玩。以古法即寓諸此。張爾公

尾

全以骨勝。而深者。遂可得其抑揚頓挫之法。隆萬以來。定當首推二愚先生。皆似本題中。應有此裁節。聖人之言。學者之心。惟制義可以相合耳。

舜其大孝

萬

○○○王天下有

全

萬國欽

王者有所重於天下○以善治天下也○夫譽不可以倖致也○非三重以宜

民孰能善治而臻此乎○且自古帝王之興○其聲稱昭於寓內者○豈獨天

予之以開天下也哉○乃其居上固言有道也○道天下重器也○而三重者

所以摠一天下者也○王者有之○則可以闢草昧○可以新制度矣○夫何過

哉○何也○上焉者善而不微○猶下焉者善而不尊○不信不從○斯二者過也○

微之道○其本在身○而其微在民○主德清明○天下慶文明之會○皇心純穆○

萬物興快○觀之思其所設施○即天地可參○而何疑於鬼神○其所創制○即

三王可四○而何惑於後聖○是其學術貫乎天人○而可以議制作矣○精神

徹於幽明而可以興禮樂矣。顯之為動，皆措置咸宜。而世為道者也，無過動也。關之為言，皆明微有據。而世為則者也，無過言也。敷之為行，皆成憲昭垂。而世為法者也，無過行也。德教訖於遐陬，謳歌遍於四海。身範垂於不朽，鴻號熙於無窮。無問彼此，無問蚤暮，以永終譽。詩人所稱，何以異焉。不然而本之則無微之，則悖舉措之間，皆過舉也。即欲干譽而人且議其後矣。居上者宜何從哉。

清古凝削者，常恐傷氣。而章法脈理，首尾浩然。律之西漢之初，當為兩司馬文字。不知何以縮約題意如此。而古雅鏗鏘，又如此也。此文不容增損一字，安敢苛求。但主德清明四句，微似誦聖表聯。此

求鏗鏘之過也。張爾公

此真漢文也。質尚龐厚，而又於過接處，筆筆清轉。學術論議，並臻第一。爾公一評，可謂特手發先輩之美，莫過于子嚴於先輩而不肯以一筆苟簡，悞後人。則爾公之功，不可誣也。

王天下有

萬

○○子禽問於

求之與

萬國欽

聖人之聞政其聞之與人異也夫以德為感則不求而自聞矣求之云

者其亦不知量哉且世之士多自尊以平時君而反藉口於聖人之聞

政以自解焉風之歎也甚矣奈之何後有不知聖人之子禽也其以聞

政為稱者或見以為夫子之異乎其以求與為疑者又未見夫子之所

以異乎不有子貢辨之則聞政之說不白於天下矣然夫子所以得聞

其政者何也亦曰溫良恭儉讓而已太和之氣時出而不窮凡仰之者

莫不啟疇咨之念也其於道有升降若可照而可計焉有道之容發舒

而無盡凡見之者莫不致就問之誠也其於俗有污隆皆可述而可志

中庸卷之二 萬國欽

馬夫德容之感台。孰與希世以取容。其得其失。必有分矣。不待智者能諒之也。道範之格。揀孰與苟合。以干寵。其非大有間矣。不待明者能辨之也。夫子之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世俗不察。猥以聖人之聞。改與枉求者同類。而並論焉。過矣。雖然。聖德之感人也固也。然卒老於行者何也。蓋德可以致人之感。而道不能必人之行。有通有塞。皆天也。人不能勝天。夫子無如之何矣。然退而與二三子刪述也。是又萬世之天在也。

只極尊聖人。不屑。指求字義。

○奚取於三家之堂

萬國欽

大夫之僭禮。無當於義者也。夫禮以義起也。三家之雍徹。其所取謂何。是之瀆於禮矣。且夫先王有祭祀之禮。則必有上下之品節。自有王章。以來。不可以其私益損之也。吾於三家有慨焉。何也。以三家之分。視周天子之分。其尊卑不相等明矣。以三家之祭。視周天子之祭。其隆殺不相等。又明矣。名器不假一王之制。有在雍歌。以徹三家之欲。何為主祭。有天子雍之所以歌也。三家者擬之。是遵何說哉。意者或見之未審也。助祭有諸侯雍之所以歌也。三家者象之。是法何典哉。意者或計之未熟也。無論夫鬼神正直弗欺。即其周旋於王帛俎豆之間。且與是類乎。

不類乎吾不知其意果何欲而為此矣。無論夫祝史陳辭不信，即其揖讓於儀章位著之間，且與是合乎不合乎，吾不知其意果何營而為此矣。倘曰：是猶宗周之胄也，然止於祭器不假足矣。懿親弗問也。大物宜未可假也。借曰：嘗有戴僖之功也，然止於采蘋以荐足矣。私勞弗問也。王章宜未敢變也。三家何人也。其堂何地也。而何取於雍哉。

肥藻成習，文中不見轉法，亟取此等文讀之，當不至率行無虛步也。

○ ○ 哀公問社

全

萬國欽

賢者論社之非，聖人以不責責之也。夫社為民而立也。謂其威民則非矣。然於予何足責哉。且吾魯以忠厚立國，而後世其微，此非刑之弛而德之衰也。哀公問社，宰我宜舉此以對矣。乃始而謂夏之松、殷之柏、周之栗、馬繼而謂使民戰栗，氣提擊蓋徒知用強政濟弱勢為一時起衰之術，而不知政猛者其民殘，民殘者其社危，非經國之遠謀也。甚矣予之失言也。子聞而責之曰：善振弱者脩德，不善振弱者脩刑。善愛君者謹其微，不善愛君者遺其憂。今子之論社，溺其旨矣。吾何從而救之哉。蓋事之可說者，謂其未成也。未成則猶可及改也。惟事既成矣，近則史書之。

遠則人信之。縱微詞緩頰，以冀其悟也。其如不可復改，何不說可矣。事之可諫者，謂其未遂也。未遂則猶可及止也。惟事既遂矣，情必見乎其詞，謀必發乎其議。縱明諍顯告，將以正其過也。其如不可復止，何不諫可矣。事之可咎者，謂其未往也。未往則猶可及追也。惟事既往矣，泥之則為故常，傳之則為口實。縱直指切責，將以發其悔也。其如不可復追，何不咎可矣。蓋老成之世，詳於慮始，慮不詳則不敢以陳謨。忠蓋之臣，周於計後，計不周則不敢以獻議。然則人之進言於君者，慎毋以踈畧之說入之，而使其不可救如宰予也。

古質如此，安得不愛。○毫社一案，添畫蛇足，觀其欲短喪，則此大槩

無知妄對矣。以舊說作新文，吾所望於後學者如此。艾千子

如二愚先生，真可為漢文之始。別落時艷，蒼蒼鬱鬱，用歐魯者無此厚力。故當以漢文目之。然玩其轉落清勁，又何嘗廢歐魯之繚繞曲折也。與今之填寫漢人成語者遠矣。

袁公問社 萬

萬曆二愚稿

○ 敏而好學

二句

萬國欽

大夫之賢惟不自有其知也夫學問所以求知也敏而能勤貴而能下

文子其賢矣哉且夫世之論人品者類以文為美稱然非博雅君子其

名終湮滅而褒美之詞虛也乃若衛有孔圉其文信足稱焉彼典謨訓

誥之遺此古人治平之準以待夫後之人之能學也幸有過人之資者

遂謂聰明可以自用而學可以無事矣文子則曰吾質之敏也天與我

以學之具也故掌故所遺文獻所徵凡康叔以來著之功令而為職業

之所係者矣帝學之晝考其國職夜省其典常汲汲然不敢惰淫必至

於有獲而後敢安即困心衡慮之士不過是矣烏知也之敏哉匹夫匹

婦之知亦國家至理之寓以待上之人之能問也。苟有挾貴之心者。遂謂操縱可以自由。而問可無用矣。文子則曰知之在人。天啓我以問之資也。故野有耆老。鄉有俊民。凡康叔以來。迪之保義。而為彛訓之所寄者。奚啻問之端。坐而議。委心而聽。孜孜焉不自滿。假必至於翕受。而後敢安。即布衣行誼之士。不過是矣。烏知己之貴哉。夫好學人所難也。敏而能之。則德起有功。其質益充矣。好問人所難也。貴而能之。則謙而有容。其位亦光矣。吁此文子之所以為文也。與。

句句是孔文子好學。孔文子下問如此。乃稱讀書人耳。艾千子評。只該作聖人論文。子說不必體文子口氣說。中此文子則曰二句失。

體語氣亦莽甚。獨典故文獻耆老俊民等語。極覈極確。張爾公評。爾公評確。

敏而好學

萬

○十室之邑

學也

萬國欽

論自負其質者所以激其進也。夫忠信如聖人質則美而猶不知好學。謂之何哉。昔夫子以性之相近者示人而不之悟。故舉質之相近者以激之。蓋曰吾人之進學也。本無論乎質之美與不美。然美質固進學之資也。不可負也。今丘之自度。幸有忠信之質矣。顧醇龐之氣。亘古今而不漓。樸茂之資。隨衆寡而各異。即十室之邑。如丘之忠信者。豈其盡無耶。然所貴乎忠信者。非謂其額蒙純固而一無所事也。謂其承藉有地。而進修之易為功也。非謂愿慤謹厚而不必於為也。謂其持載有基。而造詣之易為功也。試觀之人人。其始未常不學也。而其後不免於因循。

其名未嘗不學也。而其實不免於廢死學之未得。則怠惰荒寧焉耳。與
切。教人處立之發憤忘食者果類乎。而相較焉。蓋不啻若徑庭也。學之稍得。則志
驕氣盈焉耳。與立之樂以忘憂者果類乎。而相權焉。蓋不啻若倍蓰也。
豈其不念天之所與者不偶。而顧棄之耶。吾切憫其自離於斯道之外。
而無能相規相摩。以求不愧吾生也。已。豈其不思我之所得者良厚。而
顧薄之耶。吾猶異其共游於斯道之中。而與之日邁月征。以求無忝所
生也。已。何也。人不學則不知道。即質之不美。而學且不可廢。矧以忠信
自抱者。而可廢學乎哉。吁。聖人不論性而論質焉。其勉人務學之意。益
深切矣。○夫子以好學自命。先輩英醇此意。不為隱約之辭。

○○述而不作

二句

萬國欽

聖人以述自待。而因明其意焉。夫古道之傳。萬世不易者也。有見於此。
夫安得而不述哉。想其意蓋曰。自斯文肇興。而經制大備。有作之者焉。
有述之者焉。此非特時勢之異為之。而其分量亦大有間矣。我也。生於
聖賢繼起之後。雖不得目擊夫上世之英。而值夫典籍未泯之餘。尤得
以仰窺其立教之意。掌故之所習。是可考也。吾惟諒其力之所可至。而
為之潤色焉。若夫恃其聰明。而偃然附於制作之林。則惴惴焉而不敢
矣。獻老之所傳。是可証也。吾惟據其分之所可能。而為之次第焉。若夫
逞其意見。而裒然列於著作之庭。則兢兢焉而不敢矣。何也。君子之所

謂作者惟其當於人心與否而非喜於為也。所謂述者惟其當於吾心與否而非憚於為也。今則成憲具存，可以破吾未決之疑，即與數聖人面相擬議，不過是矣。其信之也，何至焉？曩章具在，可以契吾同然之志，即與數聖人親相師友，不過是矣。其好之也，何至焉？傳信之心，固所好而見之益真，蓋惟知天下之理可得而損益者，古人之已見矣。後之人憚於好，把此項說得鄭重，是疑古非信古也。看前輩自覺時，文之淺，聰明亦無所復施矣。篤好之誠，因所信而嗜之不倦，蓋惟知天下之理可得而增飾者，古人之已先盡之矣。縱有意見，亦難以復加矣。此惟恐作之有咎也，而敢以不述乎？是知聖人非不能作，不必作也。非樂於述，理可述也。不然，生今反古，夫子蓋傷之矣。而肯以自信哉。

平平語却有身分，以其理確味厚也。看此文覺近日此題文殊覺其淺。近日時文講信好處，六經皆有罪過，真堪一笑。艾千子

讀此知時文中云：即有變通創獲而皆歸不作，真悖道之甚。中講當于心數語，鈎出可信可好，始信後人著書者為多事。

述而不作 為

○○○子謂仲弓

一節

二

萬國欽

聖人以用世期賢者得於世類之外也夫世類不可以限人也賢如仲
 弓足用於世矣豈以父掩哉且夫賢不肖何常惟自處謂何耳故父不
 得稱其子子不得因其父而自稱邁跡與象賢兩相尚也以仲弓之賢
 人猶以父故疑之見謂勿用矣老子夫子微其詞以釋之曰天下之物有不
 以類拘也物之見用於天下亦不以類棄也吾嘗觀於犂牛不適於時
 不中夫牲神人所共舍矣而其子乃駢且角純而不駁物色尚矣固虞
 司之所材也正而不欹物象宜焉固祠官之所簡也但常情泥於世類
 容或置焉而弗收而山川鑒其馨香詎能舍焉而勿用主塗者不得此

高齊錄

論

萬二愚稿

卷

則不足以告虔。吾試度之。犧牲既成。當與黍稷而並獻矣。縱欲以其意
抑之。獨奈神所必歆。何陳詞者不得此。則不足以明信。我儀圖之。肥脂
既充。當與圭幣而俱將矣。縱欲以其私廢之。其如神所必享。何。蓋祭之
設也。聽於神。不聽於人。而物之良也。宜於用。不宜於舍。則人不能以勝
神。舍自不能以易用矣。天下之不可以類拘者。寧一犁牛之子乎。
以簡質為宏放。

○ 薦信好學

全

萬國欽

士貴全養其所。閑大也。蓋出處非細故也。由是觀之士之所養可知矣。
不然安所遠取乎。且士人出則天下望乎采。處則千古仰高標。豈可漫
無所養。而苟焉貽羞于士林哉。誠能有積專不貳之志。而所志一凝于
正理。有生不死不易之守。而所守一執于正誼。其薦信好學乎。守死善道
乎。夫惟有學也。則識泰元化。進退閑世運之污隆。惟有守也。則行重寔
區顯晦。係吾道之興廢。或遇危而避迹。或知亂而遠引。或樂行于明時。
或憂違于亂世。能潛能見。可達可窮。所謂名世偉人。獨行君子。非耶。乃
若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治不能乘時自奮。有匡時濟世之功。亂不

能養重自高。有安貧樂道之節。兩者皆可恥也。何則。天地交泰。賢人斯出。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未有遺佚于治朝。隱忍于亂邦。而得免于辱名者也。乃信古之君子。勲業表當年。節槩振奕世。享榮名而遠恥辱。蓋有所養。非苟而已也。

不免開斲削傷氣者。門戶矣。然後人有意剝削。此以高簡凝秀。出之自然。故異也。所恨句。排對整齊。稍失古人之情耳。艾千子

○○麻冕禮也

一節

萬國欽

禮有不悖於古者。聖人之所從也。夫冕之用麻。古人尚質之意也。而純未甚悖矣。何以泥古為哉。且世之趨文也。惟古禮之變也。君子維持世道。非不欲盡復古禮。而亦有不溺於質者。無貴於違世以尚異也。何也。古之時。吾見其以麻為冕矣。以尊元首。而亦以厚淳龐。以辨章服。而亦以敦朴茂。此禮之所貴也。而今也。以純易之。其用力則省矣。猶與煩文。縟節者異矣。是尚有先民之遺俗乎。其經費則約矣。猶與矜誇侈肆者異矣。是尚有上世之餘風乎。夫惟俗壞於浮華。固愛禮者所必禁也。今不至於蕩節踰檢。且斤斤絕墨內矣。吾與縉紳之士相安於聲名文物。

一句一折後來諸公皆本此作如題法

之會可也。何必厭薄一切。矯情而返之太過也。惟風散於汰靡。固維禮者所必嚴也。今不至於越制犯義。且循循雅道中矣。吾與冠裳之士。共圍於升降揖讓之場可也。何必深悼流俗。強世而責之太難也。旅而進。旅而退。而冕猶之令人乎。則賢智者不為異。愚不肖者不為駭也。吾守之而已。守其存。儉以存禮焉耳。群而出。羣而入。而冕猶之令制乎。則卿大夫所不非。士庶人所不議也。吾與之而已。與其崇儉以崇禮焉耳。其從眾也。固其所哉。嚮令拘於古制。而屑屑然較量於麻與純之間。則先王之禮。未必可復。而人心重自疑畏矣。其於義起之謂何。而况不失其為儉也。宜無用變易為矣。

○婉折之韻。變易舊體。宜其久而稱宗。

○○色斯舉矣

全

萬國欽

物有以順動者。於山雉可觀也。夫雉之適於山梁。性也。而終於遠舉焉者。豈得已哉。君子可以審所處矣。且夫去就行藏。惟其所宜。豈特於人為然。而物類之靈。槩亦有可見者。吾茲感於鳥焉。彼鳥僅羽族之微耳。其舉也。集也。隨其所之。宜若無所待也。然情識得氣機之先。固其見之獨蚤。而隱見乘安危之會。尤其計之必詳。彼何難於舉哉。色斯舉矣。彼豈易於集哉。翔而後集矣。試觀山梁雌雉。其作止可觀。記焉。蓋其得所處也。適怡然於化育之天。知所止也。方愴然於生養之地。夫子以時哉。致嘆。蓋茂對之仁也。何子路不悟。乃欲共而執之。是鳥之天機。與人之

細心語其氣自和平

天機兩相違矣。鳥之機心與人之機心兩相觸矣。其始而鳴焉。若或有以啓之。而有減其不平之意乎。其繼而飛焉。若或有以翼之。而明示其遠引之思乎。三嗅而作其色。斯舉翔而集者。固如此。君子去就行。藏不尤。有最靈於物者。耶。周之盛也。以世所不常有之鳳凰。而和鳴於高岡。蓋臣歌之以矢其音。及其衰也。以世所常有之雌雉。而歛跡於山梁。識者悲之以志其感。世喪道矣。有以也。夫嗟乎。夫子修春秋。常絕筆於獲麟矣。記者以此終篇。無乃同符聖心也。與。

前半是此題正式。非先輩不能。後半可惜夾帶請客話。艾千子。千子重抹鳳凰等語。惡後人之點染纖側。而不歸於大雅也。然此作前已位置詳婉。末路曠冷。亦政不妨。讀者但勿以此等處為先輩微言妙道則可矣。如以此為微言妙道。哀鳳喪狗。皆可舉以相形。支節日勝。而原本喪失。宜乎千子抹以告世。

色斯舉矣

萬

萬國欽
萬二愚稿

○○無為而治者

節

萬國欽

虞帝之治惟治之以無為而已。夫無為之治盛治也。虞帝以之。此聖人之上嘉歎。且人君慮天下之難治。而好煩其令者。起於德不足也。自德不足而令煩。而天下益不治矣。吾嘗俯仰古今。而遠追其熙皞之盛。差等帝王。而上溯其清和之理。則無為而治者。其惟舜也。與。顧無為而治

數語涉浮表首句太畧

形容不可狀也。於不可狀之中。而欲彷彿其形容。其氣象不可測也。於

正說恭已

不可測之中。而欲擬議其氣象。夫何為哉。宸極之上。至敬萃也。日無攸觀。耳無改聽。垂紳正笏而已。不勞焉。容勿之地。玄德昭也。手無煩揮。口無煩言。端冕凝旒而已。常逸焉。當其時。仰望耿光者。第曰穆穆皇皇云

萬二愚稿

耳○而○此○其○存○之○以○神○乎○惟○存○神○而○莫○尸○其○功○是○其○為○也○為○之○於○堂○上○而○已○矣○當○其○時○想○像○休○采○者○第○曰○肅○肅○雍○雍○云○耳○而○此○其○運○之○以○精○乎○惟○精○運○而○莫○知○其○自○是○其○為○也○為○之○於○几○席○而○已○矣○恭○已○正○南○面○之○外○又○何○見○焉○吁○他○無○所○見○而○惟○見○其○敬○德○之○容○信○乎○無○為○也○已○彼○法○令○滋○章○者○視○此○為○何○如○耶○

說○無○為○矣○後○說○夫○何○為○可○見○恭○已○正○南○面○正○其○為○處○正○其○無○為○處○後○半○兩○與○為○字○最○得○韓○求○仲○先○生○他○作○到○何○為○仍○是○無○為○影○語○直○點○出○為○字○神○情○周○遠○在○守○溪○荆○川○西○文○之○上○

○ ○ ○ 民事不可緩

節

萬國欽

大○賢○告○時○君○重○本○之○政○而○述○豳○風○以○進○焉○夫○民○事○天○下○之○大○本○也○豳○詩

可○觀○也○有○國○者○烏○可○緩○之○耶○昔○孟○子○告○滕○文○公○之○意○蓋○曰○國○本○在○民○而

民○命○在○君○故○天○下○不○患○有○既○弊○之○國○而○患○有○不○堪○命○之○民○善○為○國○者○計

之○也○是○故○自○霸○圖○興○而○井○田○廢○民○之○告○病○非○一○日○之○故○矣○及○此○時○而○修

復○之○吾○猶○以○為○後○時○也○自○富○強○起○而○阡○陌○開○民○之○憔悴○所○由○來○遠○矣○及

此○時○而○更○張○之○吾○猶○以○為○過○晚○也○若○如○為○國○家○根○本○之○慮○惟○以○體○國○經

野○與○左○右○臣○工○朝○計○而○夕○議○之○即○其○他○有○可○以○振○勵○民○風○者○不○以○先○於

此○矣○君○如○為○宗○社○靈○長○之○計○惟○以○治○地○分○田○與○二○三○執○政○熟○思○而○審○處

之即其他有可以紀綱治道者不以加於此矣每于過處不費詞說吾嘗觀之豳風焉昔成王當立國之始周公陳農事之詩其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非有見於民之不敢自逸而君人者當起軫念之思乎其曰丞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有見於民之不敢暇豫而君人者當興勞來之想乎閭閻辛苦之狀盡布而置之几席之間猷畝艱難之情盡叶而比之聲歌之內老臣謀國情見乎詞固如此哉是故當成王之世命農官嗟保介君子謂其能厚周家之祜而不知周公陳詩之功居多也君能三復是詩滕其可以興乎

講民事處絕非經生語入詩二語老甚後半精緊古逸韓求仲先生

民事不可緩當切戰國時事如廢井田開阡陌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是也前輩惟萬二愚郭明龍先生不失此意艾千子此題易作風華語按切通章步步詳妥二愚先生可以獨擅

民事不可 萬

○○○天下大悅

全

萬國欽

虞舜以道事親，孝之所以大也。夫得親順親而天下化且定焉，皆以道事之耳。豈以天下娛其親哉？且稱帝王之孝者，類曰孝以天下。然而舜之所以成大孝者，非是之謂也。是故天下歸已，大過也。大悅而將歸已，大榮也。人情宜所易動，而舜乃視之猶草芥焉，曷故哉？富貴雖極，難以釋其無解之憂。名位雖隆，不以易其終慕之念。曩今不得乎親，不順乎親，則為人為子之謂何？而安忍偃然以天下奉其親也？夫舜以是為心，而事親之道無弗盡矣。舜以是事親而瞽瞍亦底豫矣。允若於家庭，即風動於四表，克諧於皇序，斯教訖於萬邦，悖逆不生，而著於倫者，憬然

快也。車戾不形而止於分者，翕然定也。此則上之可以顧養下之可以錫類。近之可以宜家，遠之可以教國。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舜孝之大，謂此。故耳。不然，而底豫之風未著，化定之效未臻。縱為其親，隆徽號，享玉食，亦具文耳。何以稱大孝乎哉？是故論舜孝者，當自其草芥天下之心求之也。

天下歸已，作以天下養其親者。此補先儒未及處。舜以是為心而事親之道，無弗盡。此過渡不費解，不另立頭緒處。宜家教國，定字俱確。此章語意，當與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參看。此舜其大孝也。與及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等語，更深一步。艾千子尾。

以天下養而不能諭親於道，終非大孝。如此說來，天下大悅方有着落。文以老氣獨運，磅礴然而入截，然而渡，結束明簡，無一繁語為累。

天下大悅 萬

○ ○ 大人者不失

者也

萬國欽

論大人者能全其心之初而已矣。蓋赤子之心，初心也。全而具之，此之

謂大人與。且人期於大人而已。然人之以大稱者，非以其異者異乎人，

以其同者異乎人也。何也？人之有是心與赤子始也。至慮至靈，何所不

備。惟失乎初心，斯藐焉小矣。大人者，靈明雖日開，而顛蒙純固之懿不

與之俱漓。智故雖日交，而敦龐渾厚之真，不與之俱染。此心未發，則仁

義中正常。若維皇降衷之時，本無所增。亦無所損。而大宇之定，皆純氣

之守也。此心已發，則喜怒哀樂。常若維天陰隲之時，如是而始。如是而

終。而天機之動，皆和德之至也。非必疑神息慮。而其心漠然一無所用。

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只一句叫破

渾出赤子二字

方是

也。惟不雕不琢。復還其朴。則全而與之者。吾全而歸之矣。非必致虛守寂。而其心兀然。一無所著也。惟恬澹寧一。復還其真。則本而受之者。吾順而事之矣。道以誠篤而載。而純白既備。則天地之元精聚焉。斯其為載道之基乎。德以忠信而蓄。而偽妄不留。則宇宙之元神會焉。斯其為蓄德之本乎。不失赤子之心。此為大人而已矣。彼徒觀其作用。而不求諸本來之心。則聞於大人之槩者也。

不失赤子之心。只是不失其本初耳。時文赤子滿紙。殊為可笑。此文只渾發大意。而赤子二字首尾止一見。方是作家。赤子即是大人本初之心。時文將赤子大人兩兩對勘。真說夢也。諸作充棟。特存此

以式之。艾千子

語云至人之心。若鏡應而無藏。又云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解此則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非寂守。菟蒙之謂。時儒不明於心之說。或曰。推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心之為名。椎也。荀子又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果爾。則是此心在赤子時。便種下無限奸雄邪惡的根苗。操莽李林甫。盧杞秦檜。一輩惡狀。皆此心之罪。而非不自洗心之過也。細看孟子不失二字。便自得解。不失二字中。却有聖賢存過工夫。在張爾公評本題赤子二字。千子尚不欲多見。况篇內之惡俗可厭者乎。以此知

文之貴辨雅俗也。

大人者不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伊尹耕於

一節

萬國欽

知聖人之所不為、視其所守而已矣。夫有守者必有所不為也。以此觀
尹而其論可定矣。且夫世之銳意功名者、多藉口於伊尹以自誣。不知
尹在窮時、已隱然負公輔之望、而其大節炳然著人耳目也。何也。尹之
時、非堯舜之時也。耕於有莘、不過一農夫而已。然理亂雖其所不聞、而
尚論亦其所不廢。以心遊於千古之上、而以神交於二帝之間。遐想其
盛、若與惟精惟一之訓相授受也。追慕其體、若與協和風動之民相歌
舞也。其所樂者、惟堯舜之道而已。夫道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不然而
祿之以天下、非不至大矣。彼以為染吾行也、弗顧也。不然而繫馬以千

駟○非○不○至○富○矣○彼○以○累○吾○德○也○弗○視○也○至○如○一○介○之○與○豈○盡○傷○惠○寧○愛
人○以○德○不○以○與○諸○人○焉○又○如○一○介○之○取○豈○甚○傷○廉○寧○守○已○以○潔○不○以○取
諸○人○焉○蓋○不○惟○不○渝○於○大○閑○即○細○行○亦○必○終○矣○不○惟○有○見○於○可○辭○即○取
與○皆○不○苟○矣○其○大○節○之○立○章○章○如○是○雖○事○業○未○顯○而○能○已○信○於○天○下○也
倘○亦○有○鼎○俎○之○意○何○其○所○樂○者○獨○在○此○而○不○在○彼○耶○好○事○之○誣○此○可○以
解○矣○

商○制○矣○其○次○第○容○與○他○人○不○及○也○

○耳目之官

得也

萬國欽

大賢論體有大小於其所司者辨之也夫體之大非大於形也心則能
思豈耳目之所可同哉且夫人之寓形於宇內也鈞是人也豈大人之
體小人得而小之哉即一人之身大小各具焉耳何也人之體有耳目
也○有○心○思○也○但○耳○特○司○聽○而○已○而○思○非○其○職○非○禮○之○聲○固○易○入○焉○目○特
司○視○而○已○而○思○非○其○職○非○禮○之○色○固○易○入○焉○是○聞○見○之○所○交○者○物○也○耳
目○之○交○於○聞○見○者○亦○物○也○感○乘○於○外○則○其○中○緣○感○而○迂○應○涉○於○迹○則○其
中○隨○應○而○動○是○相○引○而○已○矣○心○之○為○官○豈○若○是○哉○蓋○至○虛○者○其○體○也○虛
則○物○不○能○擾○而○酬○酢○之○際○可○以○剖○析○其○幾○至○靈○者○其○用○也○靈○則○物○不○能

襟而泛應之時。可以錯綜其故。萬事萬物之沓來。初不假於外求也。運
吾之思。而所是所非。若吾心之素定焉。惟心有所馳。則隨其所接。始漠
然與我不相關也。已一事一物之偶值。初不待於外求也。起吾之思。而
為正為邪。若吾心之素明焉。惟心有所蔽。則天下之感。始茫乎與我不
相入也。已夫理之得失。係於思與不思。如此其為體也。豈耳目所可比
哉。小大之間。於是乎有分矣。
物交物。二物字明。妄思則得之。惟其心無所馳。無所蔽也。不然彼不
思者。豈盡枯槁其心哉。此文得之。艾千子
文有真氣。不貴虛采。

○○俯不忤於人

萬國欽

君子心與人合。惟其理而已。夫人已所由。惟一理也。理盡矣。而忤何從

生焉。嘗謂大道不越吾身。而真樂惟在自得。顧世有役役於人心之交

者。此必其無慊於中者也。乃君子者。豈惟無愧於天已哉。至俯焉有人

何紛然不齊矣。而理則同得於天也。理未盡而欲常乘。於是乎進畏大

庭之公。退抱獨居之歎。即指摘未加。而我所自忤者多矣。君子者。物累

盡融。省之方寸。而無障民稟。允執質之群生。而不殊分量。未滿則反之

此衷。不覺其惕然。忤者。吾盡吾之同然。即滿我之分量。而分量外更何

所忤也。蓋置吾身於並生並育之中。而正大無瑕之胞。次浩乎常自慊

萬二愚稿

矣。志願未畢，則反之。此心不覺其慚，然忤者吾克，吾之私意即畢。吾之志願而志願外更何所累也。蓋置吾身於共覆共載之內，而光明不濶之襟懷裕乎常自足矣。毋論大庭廣眾，即燕閒幽獨，情若可揜，而君子則事事可與人知，故不求於人，而自無所忤於人。毋論實踐躬行，即意萌念動，迹若未形，而君子則念念可對人言，故我無可忤，而自不見忤於人。是其持已從容，覺形骸之無累於人，順適則宇宙之常寬，天倫以外此其最樂者矣。

此題俯不忤人人字，袁元峯薛方山二作講人字，可謂廣大高明通古今合聖賢盡斯人之徒矣。然如此方能不忤學者，茫無下手處矣。

此作云大庭獨居，吾盡吾同，吾克吾私，事事可與人知，念念可對人言，方是聖賢為己慎獨之學，約而可操矣。此題當以此文為正。艾千學問到念念可與人知，事事可與人言，纔是真實聖賢地位。但此際工夫甚難，今人試向靜地裏自家忖量一番，那一念可與人知，那一事可與人言，未有不冷汗浹背者。先此文直說得俯仰無憾，縱橫自在，而盡同然克私意兩言，又約畧指點，後人認真下手處。學人宜日置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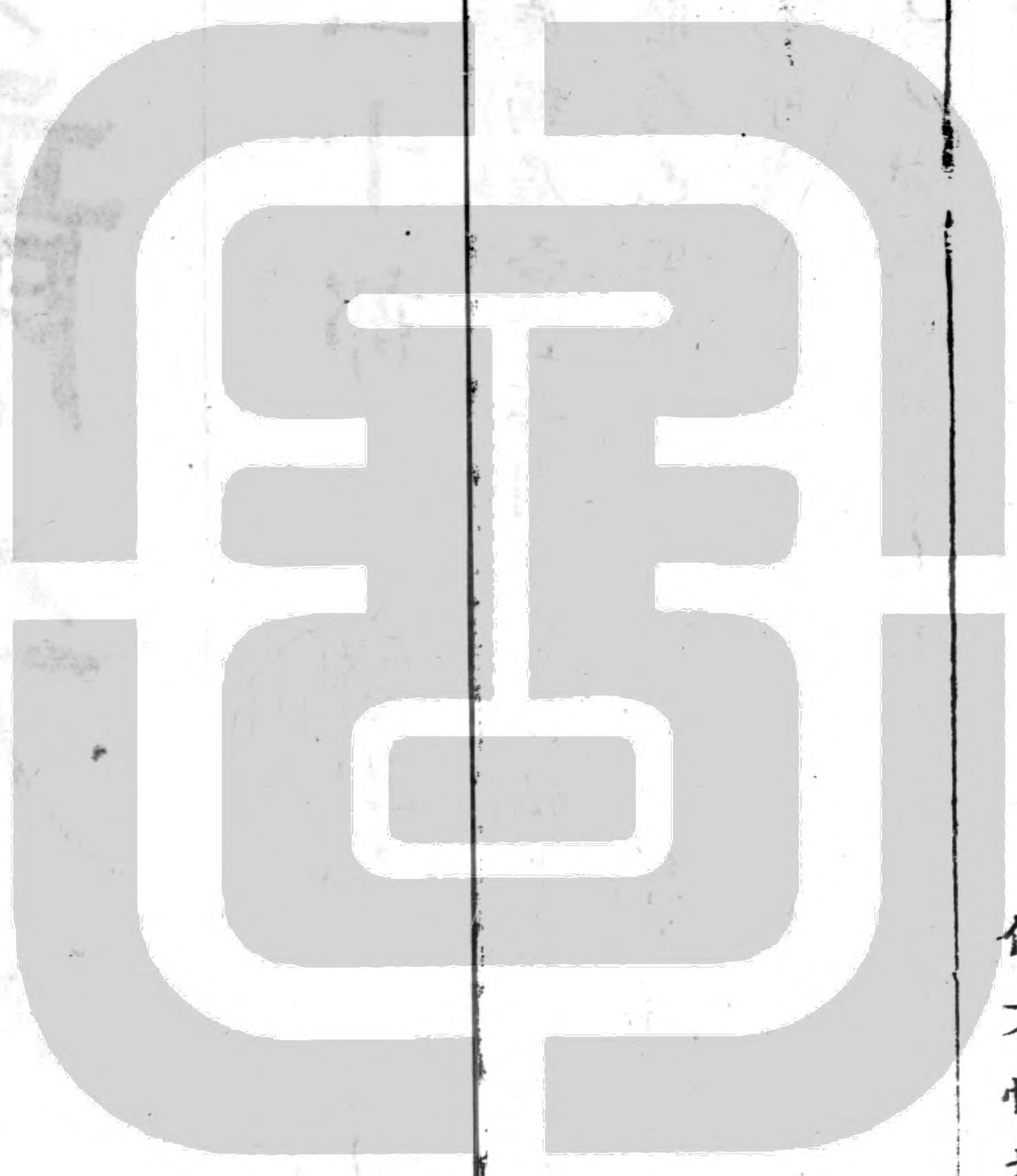
起處單行一段，既反題見意，中二比股頭，便不宜更用反勢。况分量未滿，志願未畢，與起處理未盡而欲常乘等語，亦大同小異。讀者詳

長朋發林

之張爾公

日言大同終屬私意為己之學。渾含堅固一人如是。千萬人亦如是。此處吾輩當一極省。

倚不作於 萬



明

新

大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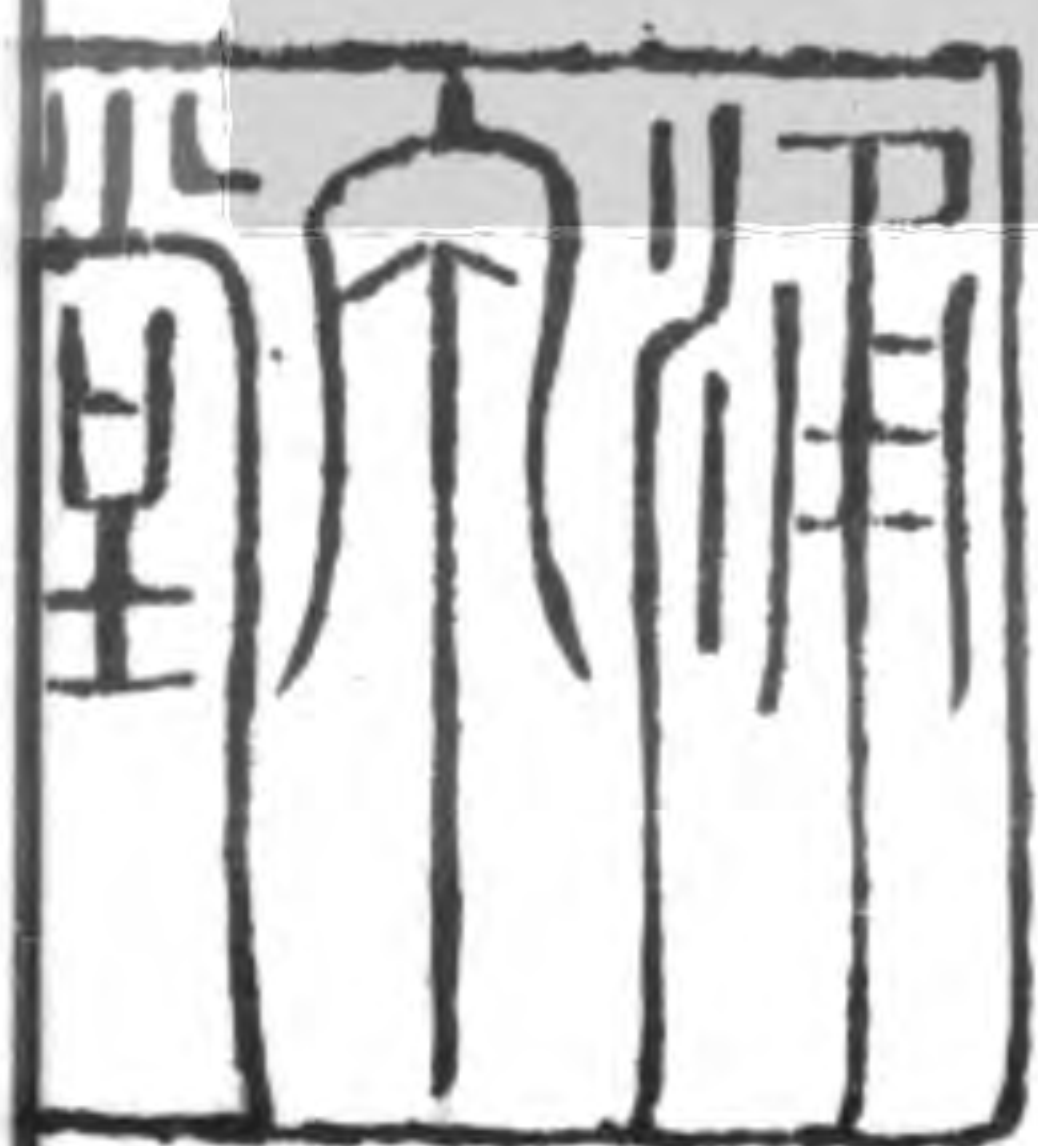
天

其有發末

萬曆癸未

明龍先生文

第三十部



郭明龍先生制義序

明龍先生之文何其坦直而易
明也於經史則富矣於才情則
壯矣富於經史而裁割成說者
無之壯於才情而橫生已見者

無之蘇子瞻譏楊子雲以艱深
之辭文淺易之說誠以爲文無
取於艱深云也子雲好湛深之
思漢人稱之以爲文中之烏獲
而卒不免貽譏如此豈非布帛

菽粟易爲衣食如火浣龍鮓饑
寒者不可過而問哉明龍文以
予論之其亦九我泗山之流亞
與

固城陳名夏題



郭明龍先生文目

學庸

物有本末事

一節

子曰聽訟吾

一節

其心休休焉

二句

是故君子有

一節

致中和天地

一節

天下國家可

一節

君子之道造

一節

君子之道四

二句

故至誠無息

二句

博厚所以載

二節

致廣大而盡

二句

論語

子曰參乎吾

全章

仲弓曰居敬

二節

樊遲問仁子

全章

曾子曰君子

輔仁

子路問成人

全章

公叔文子之

一節

子貢方人子

一節

子曰人能弘

一節

君子有三畏

一節

不曰堅乎磨

一節

君子無眾寡

驕乎

孟子

與古之人所以

已矣

我故曰告子

之也

以予觀於夫

一節

民事不可緩

一節

后稷教民稼

德之

為天下得人

一句

天下之生久

二句

徐子曰仲尼

全章

周公思兼三

一節

吾聞視近臣

所主

聖人治天下

水火

遊於聖人之

為言

文目終

郭明龍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評

○○物有本末

節

郭正域

大學之道有序、知之者可與幾矣、夫道不容以驟入也、本末終始之間、豈不知序者之所能近乎、聖經之意以為大學之道、豈遠於人哉、顧天下無二端之化、而亦無頓入之理、此其間有辨矣、是故以道觀物、凡涉於形骸者、皆以物稱、故我物也、民亦物也、物無二理、而人已判矣、反而觀之、化之所從起者、何在究而極之、德之所推行、又何在也、吾是以知物之有本而有末也、而有本末、則有先後矣、以道觀事、凡涉于力量者、

此先輩正真還題處

郭明龍稿

皆以事稱故知之事也得之亦事也事無二機而淺深異矣其未得之也孰從而至之而其既得之也孰從而知之也吾是以知事之有終而有始也而有始終則有先後矣誠能知所先後也雖非視斯民為度外而化從心運則化以漸廣雖非視至善為難事而由擇而守則守以漸堅世有建功業於天下而不得謂之聞道者其本不先也吾先本而後末則雖未能一日而使之卒久之本端矣末亦從之又何遠之有哉世有執所得以終身而不自知其偏者以其知不先也吾先知而後得則雖未能一日而要其成久之善始矣亦善終矣又何遠之有哉要之其知所先也是以精進之力先其所當先而先者固舉也其知所後也是

氣愈疎詞愈切

以積久之化後其所當後而後者亦不遺也入道者可以不知序哉
題極渾淪作者分比疏結不以物字事字混講此大家得手處

物有本 郭

○○子曰聽訟

節

郭正域

傳者引言聖人化民之心。而端本之治見矣。夫化民貴化其心也。德修而民畏之，又何訟之有哉。此端本之治也。想傳者引夫子之言以釋本末也。以為治道之有本末也。循其末者求治於民，而執其本者求治於我。夫子不言乎。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訟一也。聽之者訟在於民，聽在於君，是無情之辭自在也。無訟者民無所訟，君無所聽，是無情之辭不得盡也。用罔者無所用其罔，而罔造不必備矣。飾詐者無所飾其詐，而五辭不必設矣。其何以使之哉。蓋聖人不求之民之辭，而求之民之志。不求民志之畏，而民志自為之大畏也。端其執物而群枉

連出不得盡句最合

此下定說能使

高齊卷之... 郭明龍稿

潛消。率其懿德。而奸宄懾伏。蓋民無訟心。斯無訟辭。不用辭。斯上不
用聽矣。此之謂大化。所敷獨觀乎。化理之原。而上理辨法。洞察夫為治
之要。民情之不一。有司寇之所不能平。士師之所不能讎。伏而一人執玄
默於上。不覺其與之俱化焉。是真知夫本之在我。而天下惟所運用也。
人心之難知。有五法之所不能議。五刑之所不能平。而一人恭已於上。
不覺其與之俱適焉。此真知夫本之在我。而天下惟所馳驟也。不然。吾
以文致博神明之稱。而術則易窮。吾以政決國一時之便。而心則難移。
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其使民畏哉。
明新之後。夫子突然感慨無訖。大義深遠。作者必欲手無訖。此外另

尋一本字。是何易言無訟也。無訟則民新。使無訟寔繇明德。正結知
本方為合作。讀此知先輩認題之確。

子曰聽 郭

○○其心休休

二句

郭正域

周書於大臣、而狀其心之能受焉、夫心虛而後能受也、休、而若有容、
 斯古大臣之量乎、此秦誓詞也、而大學引之、以為用人之準、曰、大臣之
 身、天下之安危係之、而大臣之心、天下之人才因之者也、斯、而無他
 技、此足以見大臣乎、蓋其迹也、而非其心也、彼其心運之方寸、而劑量
 四海者也、人不得而窺其際也、宰之幾微、而裁制萬類者也、人不得而
 測其溪也、但見其樂易之衷、示人以并包之量、溥博之度、示人以翕受
 之懷、聲色不動、而無私喜、無私怒、休、然不知有我、何我
 非人、其如有容者乎、身雖不出於廟堂、而海隅之大、若悉在其包涵之

中比○潭朴可法○

郭明龍

凶者矣。言笑不形。而不作福。不作威。休之。然不知有已也。不知有已。何人非已。其如有容者乎。身雖不出於朝端。而宇宙之廣。若悉在其涵受之中者矣。膺大君委托之隆。若可以運獨斷之能。而彼之退然如不足者。非巧為規避也。非圖為容合也。大臣宰相之心。將以天下治天下。則以一心受天下。吾見其耳目廣矣。際量宏矣。不務不伐。而無所不延攬矣。彼豈恃一長以驕天下之士者哉。秉國家屏衛之寄。若可以操自用之權。而彼之歎然無所有者。非無所建白也。非有所覬覦也。垂紳正笏之度。將以天下事一人。則以一人容天下。吾見其心宇大矣。形骸化矣。若虛若無。而無所不簡拔矣。彼豈挾所有以沮天下之進者哉。然則大

臣受腹心之重。當肺腑之托。惟有此休之之心。而天下之想見風采。注望太平者。亦以其休之之心也。

予最愛此等寬博之局。掃盡對待名目。有人力。亦若有天助。自行自止。坡公之所謂隨物肖形者也。

其心休

郭

○是故君子有

失之

郭正域

傳者舉大道而決其幾不外於心而已。夫君子之道，心所運也。得失之幾，有不決之於心者乎？傳者之意，以為天下之化理起於一心，故以吾心運道，而以吾道平天下，天下可因之而理也。君子絜矩於人，射之間，吾是以知其有道矣。吾是以知其道之大矣。是故經綸之起於我者，有範圍無外之量，而運用之及於人者，有曲成不遺之規。天下之大計，以此道劑量之，而其術何偉也。天下之大權，以此道持衡之，而其用何鉅也。君子之道，非徒法也。自吾心而運者也。君子之心，非飾偽也。自寔意而流者也。故道不可以不得也，而要其所以得之者，必也。其忠信乎，盡

吾之心而無違於物。則吾一念誠慤之意。必有與天下相流通者。而經綸軍制之餘。何往而非道乎。是道之所由得也。要之道本無所謂得。而心外無道。則盡心固所以盡道也。道不可失也。而要其所以失之者。必也其驕泰乎。矜高之念侈然於物。則吾一念有我之心。必有與天下相間隔者。而施為措置之間。無一而為道也。此道之所由失也。要之道本無所謂失。而心外無道。則心亡而道即亡也。然則均平之化。不在天下。而在君子之道。均平之道。不在天下。而在君子之心。即道也。平天下。慎此而已乎。

得失已見過。此人指出忠信驕泰。起句殊有領會。

○ 致中和天地

節

郭正域

君子盡道之極。通於造化者也。夫天地萬物皆道也。君子盡道之功。而位育之化。有不因之者哉。且夫君子之道。其本原於造化。而君子之盡道。其功亦及於造化。是故道盡道於中和矣。而苟一有不致。則雖戒懼矣。而一念之不足。以立本者。必不足以見造化之心。雖謹獨矣。而一事之不足以行道者。必不足以通造化之氣。故又致中和焉。吾無所加於吾性。而反之未發之天。一無所倚。使其渾然在中者。性盡而命立也。吾無所加於吾之情。而形之已發之後。一無所拂。使其廓然無累者。道疑而教行也。斯則不見不聞之中。含兩間之妙用。莫見莫顯之餘。裕三極。

此即戒慎獨之至。非此外又進一層也。

之神功。吾之心。有合於天地之心也。而天地位焉。天地之理。即吾之理。吾以身調燮其間。而清寧之化。自我宰之。陰陽動靜之機。若與吾心之喜怒哀樂相為卷舒矣。然則斯道也。天地以之賦畀於我者。我又不以之而斡旋乎天地也哉。吾之氣。可通於萬物之氣也。而萬物育焉。萬物之機。即我之機。我以身發育其間。而成若之功。自我敷之。民安物阜之化。若與吾心之喜怒哀樂相為動盪矣。然則斯道也。萬物以之各正於我者。我又不以之而樞紐乎萬物也哉。要之。蘊天地萬物於吾心。則為中和。而達位育於天地萬物。乃為中和之致也。人可不盡道哉。

確依本註題蘊亦盡於此

○○天下國家能也

郭正域

聖人擬言天下之不可能者。惟中庸而已矣。夫中庸之道。之至也。天下之事。尚有難於此者哉。夫子之意。以為天下惟道外之事。皆可以強為。而惟事中之道。不可以力至。甚矣中庸之難能也。天下無難於此者矣。今夫天下國家大矣。人以為不可均也。然不惟其道而惟其均。則才獸一運。而經綸起焉。太平之策。固功名之士所能建也。而胡不可均也。爵祿榮矣。人以為不可辭也。然不惟其道而惟其辭。則志操一墜。而富貴可輕。高尚之節。固清脩之士所能勉也。胡不可辭也。白刃危矣。人以為不可蹈也。然不惟其道而惟其蹈。則意氣一發。而死生可決。捐軀之

郭明龍稿

勇固慷慨之士所能就也。而胡不可蹈也。信乎天下無難事也。若夫中庸者則中正之理。民常用之矣。常用而不能常擇也。至當之則人常由之矣。常由而不能常守也。性命精微之妙。可以冥會而不可以強索。意念少差皆為意見。不流於過則流于不及矣。天下有非常可喜之功。而卒不得謂之道者。斯道也。其真日範圍于人。而人不可能者乎。夫人神化之奧。可以脗合而不可以強求。力量少偏皆為粗迹。不倚于此則倚于彼矣。天下有高遠難行之事。而卒不得謂之道者。斯道也。其真日綱維于人。而人不可易能者乎。

○到底只破中擬言二字三項形出中庸寔講不可無一字廢飾大方之筆

○○君子之道造端

節

郭正域

中庸結言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者也。甚矣道之用廣也。合夫婦天地以觀道而不可以知道之費乎。所以然者則隱矣。中庸結言之以示人也。以為斯道之妙無聖愚矣。無大小矣。無上下矣。道其何所始乎。道其何所不至乎。故以其一端言之。則居室之間。寓陰陽之大義。唱隨之際。妙捷順之宏功。彼其雖愚而亦知者。皆道也。固聖人所不能知者。之所以發其始也。彼其雖不肖而亦能者。皆道也。固聖人所不能者。之所以露其倪也。其真造端於夫婦乎。然非其至也。及其至也。則天地之間。其形有涯。而斯道之依形而立者。無涯。天地之間。其氣無盡。而斯道之與氣

俱凝者亦無盡。上下宇宙其究至于不可知而不可知者皆道也。蓋乾
坤為運而斯道為宰。雖易而易知而吾且不知其所終窮矣。此即與知
於夫婦之所磅礴也。其至乃如此哉。覆載古今其極至於不可能而不
可能者皆道也。蓋上下有盡而此道無窮。雖簡而易從而吾且不知其
所止極矣。此即與能於夫婦之所顯設也。其至乃如此哉。要之以一為
言道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婦亦天地也。以其至言道則乾為吾父
坤為吾母。天地亦夫婦也。道真費矣哉。而隱在其中矣。
三及其至也。原同中間補出聖人以與知與能為聖人知能之始。以
所不知所不能為天地知能之至。理既融洽文亦是結體。

○ 君子之道四

二句

郭正域

聖人舉君子之道而盡以為慎焉。甚矣道之當體其全也。聖人且以四
者自慎為道之心可知矣。中庸以此明不遠人之道之事也。以為道在
天下人所共能也。而人未必其皆能也。於是其有盡道其間者。吾且深以
為歎矣。何則。道非一人有也。而自君子體之則為君子之道也。道非一
端盡也。而自君子全之則君子之道有四矣。是四者君子之道。獨非五
之道乎。君子能之。五獨不能之乎。夫何道隨分盡。君子固已舉其全而
道與身俱。五則不能得其一。綱常倫理之間。有不能一日去道者。而以
此自省。其孰為我有乎。雖於四者之中。而求其有一者之足以自慰。五

未之能也。日用常行之際。有不能一日無道者。而以此自反。孰為我有乎。雖於一者之能。以信其為四端之少。有所盡。立殊之能也。道有全體。即君子以其四。我以其一。已不足以言道。况且一之為失之焉。彼君子亦非驚於遠者也。是何其躬行之際。皆性真而我躬行之際。皆疎略也。吾能以自恕乎哉。道有全功。即君子能其四而我亦能其四。且不敢以自任。况又一一而遺之焉。彼君子亦非涉於遠者也。是何其身體之間。皆道妙而我身體之間。皆怠荒也。吾能以自己乎哉。要之以道觀君子。則君子之道亦吾道也。非遠人者也。以君子自觀。則所未能者皆所可能也。非遠人以為之也。是可以知道而亦可以知為道之事矣。有尾

聖人謹已。誨人。其冥自見如此。自以為能者。真可愧矣。

君子之

郭

○故至誠無息

二句

郭正域

中庸於德之純者。而原其中之不已也。夫不息而以德之不已也。苟非
 純乎誠者。其孰能與於斯乎。中庸言天道也。以為天下之實理。其機有
 常運。而聖人之實心。其理有常凝。人非至誠。則二三之德。其術易窮。而
 無恒之心。其計立盡。吾見其息也。不見其以矣。故至誠者。太極之真。渾
 涵於內。而一物不能為之消。無妄之理。凝聚於心。而一私不能為之開。
 人心有存亡。則易息。而至誠未嘗存之也。又安見其亡也。無一念之息。
 而離合之端。於是乎泯矣。人心有操舍。則易息。而至誠未嘗操之也。又
 安見其舍也。無一時之息。而久暫之迹。於是乎融矣。蓋真無時息也。夫

維不息則其中之常定者。無日不與寔理相周流。而其心之常凝者。無日不與氣機相貫徹。誠之在一念者。自一念而外不能久也。維無一念之息。則事勢有變遷。而吾心無改移。無始無終。聖心之天。其與氣機之混關者。相為無終窮也哉。誠在於一時者。自一時而外不能久也。維無一時之息。則萬化有盈縮。而吾心無變易。無久無暫。純一之衷。其與元化之推遷者。相為無停機也哉。然則吾於至誠而見其純也。吾於久而見其不已也。至誠今天。奚俟功業之著而後見乎。照未節結語。題意盡此首二句。下特推衍之耳。

○博厚所以

二節

郭正域

至誠有造化之業。而與造化參矣。夫載物覆物成物。天地之用也。即是而窺其體。與天地何異哉。中庸之意。以為至誠之大業。根于一心而徧于民物。此可與天地參者也。是故博厚矣。高明矣。而又悠久矣。是博厚也。非徒積之也。天下之物。必有所恃以承藉。而深仁大化。何所不容。是所以盡物之載於地者。而載之也。其高明也。非徒發之也。天下之物。必有所恃以覆幬。而鴻猷駿烈。何所不冒。是所以盡物之覆于天者。而覆之也。其悠久也。非徒垂之久而已也。天下之物。必有所需以成就。而漸漬有常。何所不遂。是所以盡物之成於天地者。而成之也。夫載物者。惟

地而已而至誠亦載物焉。是其博厚也。舉坤元之賸然下凝者。而以心
疑之。吾因其載物而想其載物之體。下之惟地。而上之惟聖人矣。博厚
其配地乎。覆物者惟天而已。而至誠亦覆物焉。是其高明也。舉乾元之
確然上運者。而以心運之。吾因其覆物而想其覆物之體。上之惟天。而
下之惟聖人矣。高明其配天矣乎。成物者惟天地之無疆而已。而至誠
亦成物焉。則是其悠久也。舉乾坤之久道成化者。而以心持之也。吾因
其成物而究其成物之體。惟天地不毀。而惟聖人亦不毀矣。悠久則無
疆矣乎。要之由體以徵之用。而至誠之用。亦天地之用也。由用以徵之
體。而至誠之體。亦天地之體也。
也。至誠于是乎不可及矣。
○仍還兩節分合得感應手之文。

○致廣大而

二句

二

郭正域

君子全其心而造事理之極焉。夫心之全體而理皆心也。君子交致其
功而德有不脩者乎。且夫聖人之道。具于吾心而非內也。散於事理而
非外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無內無外也。其功何如哉。彼觀人心於私
意未起之先。則一無所蔽。何廣大也。所以能具衆理也。而理之精微者
已。需其中矣。君子滌去己私。而太虛之體無所呈礙。若自我而推致之
者。廓然廣矣。浩然大矣。又非任其廣大之見。遂流於疎略。而理與我不
相入也。由曠蕩之中。盡其條理之密。而精入無形者。吾析其精焉。微入
無際者。吾窺其微焉。蓋狹隘之士。不足以見道。而廣心大志者。又忽焉

高唐

中書

郭明

石雲

而不知察。君子以心窮理。而以理制心。則廣大者。其以精微而有實際
矣乎。觀人心於私欲無累之時。則一無所累。何高明也。所以能應萬事
也。而事之中庸者。從此出矣。君子脫去凡近。而靈明之中。超然遠覽。若
自我而究極之者。巍然高矣。炯然明矣。又非任其高明之見。蕩於玄虛。
而事與我不相協也。因其靈覺之天。以為擇中之地。無所於過。率吾庸
行而已。無所於不及。率吾庸德而已。益卑陋之士。不足與通微。而發出
意表者。又自詭異於人。君子以心應事。而以事簡心。則高明者。其以中
庸而有寔用乎。是其致之極。之以存心也。即存吾事理之統會也。而非
遺外。盡之道。之以致知也。即致吾心體之散殊也。而非遺內。此德修而

道其凝矣乎。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貼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貼高明。精微言析
理。中庸言處事。從註中字。求切。又不碍行文。疎通之氣。非一際填
寫成說。為依註也。文至明龍先生。可謂天人俱到。

致廣大

郭

○○參乎吾道

全

郭正域

觀聖賢以道相與。而知道在心矣。夫天下無心外之道也。志怒之心。其
一貫之道乎。此惟大賢能悟而發之也。且夫聖人論道於心之中。而學
聖人者。則求道於心之外。惟曾子真積久矣。夫子知其能見心而見道
也。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女知吾之道乎。凡天下之事。變不一。而吾無二
道也。虛明之境。隨感而隨應。一以貫通之而已矣。人心之應。迹無窮。而
吾無二道也。淵默之天。隨覺而隨化。一以貫徹而已矣。至易至簡。而應
務無遺。不二不雜。而曲成不過。是吾之道也。曾子反之心。而得所謂一
也。即得其所以貫也。遂應之。曰唯。焉。門人不能反之心。而不得其所謂

一也。亦不得其所以貫也。故有何謂之問焉。曾子乃指事心之要以告之曰。夫子之道。豈有他哉。吾人無二心。而患不能盡也。吾心有妙用。而患不能推也。故盡吾之實心。即所以立百為之本。而推吾之實心。即所以妙萬感之宜。凡夫子之以一而通天下之事變者。我知其無異術也。由是一念之無妄。神而明之。廓而通之。將無往而不裕焉。是忠恕也。標亦約矣。施亦博矣。道其如是而已乎。凡夫子之以一而妙天下之應迹者。我知其無異理也。由吾一念之不欺。渾而涵之。推而廣之。將無往而不協焉。是忠恕也。執亦簡矣。應亦繁矣。道亦如斯而已乎。盡聖人一貫。莫非此心。而未嘗用心也。吾人之忠恕。由吾人之心。而可以契聖人之

心也。非曾子其孰能發之。人皆知不輕講忠恕矣。二字渾合無間。可下可上。無如此作之宛妙。

參乎吾

郭

○居敬而行簡

二節

郭正域

賢者辨簡於心而契聖人之心焉。夫簡可行也不可居也。賢者以心之

敬肆辨之。聖人所以與之也哉。想仲子疑夫子之過與伯子也。乃以所

見復之曰。夫子以伯子之簡為可乎。自雍言之。天下之事操之有體。而

吾人之心宰之有道。使其為簡也。居敬而行之也。視天下無一可忽之

事。而又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則以有主之心運無為之治。有心於敬。無

心於簡者也。其簡也不亦可乎。使其為簡也。居簡而行之。既不以天下

事關於心。而又不以吾心圖天下之事。則以無主之心圖無事之逸。有

心於簡。無心於事者也。無乃太簡乎。夫簡一也。而得失若此。伯子將何

居也○蓋夫子之所以可伯子者○雍雖不知而雍之所以論簡者○夫子則
深取之矣○故從而然之曰○為治而不以敬者○非善行簡者也○論治而不
以敬者○非善論簡者也○簡以敬行○理固當然而雍之以為可也○識治體
也○誠然乎其言也○簡以簡廢理○固當然而雍之以為太簡也○識治弊也
誠然乎其言也○蓋雍之所謂可○雖非夫子之所謂可○而夫子之所謂與者
常存矣○雍之所謂不可者○固夫子之所謂可○而夫子之不與者○亦恒在
矣○

仲弓只是論簡○無取斥伯子之詞○夫子亦只是稱許論簡○不須旁及垂
衣結繩○照應可使南面○記者兩記問答甚奇○作者文心淡穆與之相配○

○○○樊遲問仁

全

郭正域

聖人發仁知合一之理○而帝王之道足徵矣○夫知之與愛○其用相須也○
舉措之化○帝王有行之者○而何疑於聖人之言乎○且夫以仁而言仁○一
道也○以智而言知○一道也○合仁知而言仁○知共一道也○固有相為用而
不相妨者○樊遲之問仁也○夫子以愛人告之○夫以愛言仁○而吾能愛人○
似勿論其知與不知○而皆在兼愛中矣○是言仁而難以言知也○遲之問
知也○夫子以知人告之○夫以知言知○而吾能知人○似勿論其愛與不愛
而皆在甄別中矣○是言知而難以言仁也○宜遲之未達也○夫子復以舉
措之化告之○夫所舉在直○而舉世皆直道之民○所措在枉○而舉世無枉

高
命
郭明龍稿

者之行此其所以當舉而當錯者孰知之也所以化枉而為直者又孰使之也夫子言知而仁已寓矣乃遲之未達猶故也故子夏因其問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子之言帝王之道也舜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皋陶不如皋陶者遠矣舜其有以使之乎舜使天下為仁而當時稱舜者不獨以其官人之知矣湯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伊尹不若伊尹者遠矣湯其有以使之乎湯使天下為仁而當時稱湯者不獨以其數求之知矣此其合眾人而選之擇一人而用之若是其知人也而何病于愛為天下舉一人而使天下皆為仁若是其愛人也而何病于知信乎仁知之相為用也

有尾

知愛先及直枉謂之侵下直枉二句太分疏遲何故仍是未達作者於此處能含蓄一二語以下似可縱筆成之閱近墨及諸公作無一當意者鄒先生作當推第一

樊遲問 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君子', '道', '文', '會']

○○君子以文會

二句

郭正域

君子以道取友而為心德之助焉。夫友不可不以道交也。因之以輔德。友之於人大矣哉。且夫君子之學。為之者在我也。而助之在人也。人惟會之不以道。而相輔之益泯矣。乃君子之會友也。非無以也。以文也。斯道之精華。散見于文。而相與講論。以敦締交之義。斯道之散殊。昭著于文。而相與擬議。以成聚樂之功。世固有以燕僻佚遊之私。而深相好者。吾勿以也。斯文之燦然於典籍者。可以窮理。可以謏聞。吾會吾同志而講求之。則群居終日。莫非正人君子矣。世亦有以交遊意氣之合。而深相結者。吾勿以也。斯文之昭然於宇宙者。可以多見。可以明心。吾會吾

朋從而考究之。則群居樂聚。莫非考德問業。此則我之所會者。皆足
以為輔助之資。而友之會於我者。皆足以為身心之益。吾其以友輔仁
焉。吾之有仁。吾以心侔之矣。而以同心者為克復之資。吾之有仁。吾以
身任之矣。而以同道者為切磋之助理。欲之幾。有迷而未辨者。而友之
下上其議論。若有以辨其幾。而匡其所不逮。真有相為夾持者矣。蓋論
文之日。已有以見夫仁道之微。而以之為輔。有不日造於仁熟之域者。
哉。天人之間。有過而未決者。而友之相觀而善。若有以振其怠。而補其
所不及。真有相為輔助者矣。蓋其度文之時。已有以見夫仁道之真。而
以之為輔。有不日詣夫純仁之地者。哉。然則吾之為仁也。不可無一友
也。吾之求友也。不可以無文也。友之于人大矣哉。

以文會友。另一截謀。語意斟酌不苟。本題神情結在輔仁。然又開說
不得。後二比仍挽到文字。首尾負朗。高處在不作兩對。尤在文友
仁等字。無一筆蒙繞。

君子以 郭

○ 子路問成人

全

郭正域

聖人論人道之成而次及於立本者焉夫文衆善於中和人之成也而忠信者亦有取焉茲聖人重本之意乎且夫天地間莫非人也而人何以成也自聖人而下則有衆善之無融者焉有一節之自立者焉是皆無忝于人道者子路之問成人也子告之曰子知人之成乎善不備不成矣其必知若武仲乎見事幾也庶若公綽乎澍節操也勇若卞莊子乎養正氣也藝若冉求乎蕪衆技也又文之以禮而有從容之度無偏倚之私文之以樂而有和順之休無駁雜之累此則才與德合而人道有以綱紀之矣禮與樂合而人道有以節宣之矣不亦可以為成人乎

然必以此而論成人，吾恐才知其末也，而非其本也。禮樂其文也，而非其質也。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哉？取與可以觀守，而見利思義焉。死生可以觀變，而見危授命焉。久要可以見心，而不忘平生之言焉。此則利之與害不能動其衷，而士人之名節立矣。久之與暫不能變其塞，而士人之志氣堅矣。亦可以為成人矣乎？是非不欲其才智之無備也，論人於今，炫才知而漬義命之防不可也。吾寧重義命而輕才知也，非不欲其禮樂之無美也，論人於今，飾禮樂而偷信義之貞不可也。吾寧重信義而後禮樂也，不然由此而進，不止為今之成人，而衆善無缺之士亦不足。以語人道之全矣。由也勉乎哉。

○未免輕禮樂句。文無俗筆。

○○○公叔文子之

節

郭正域

衛臣有自家而國者，可以知薦者之賢矣。夫薦賢所以為國也。文子之臣而同文子非馬，即此可以知文子矣。且自師錫之風遠，而汲引之義微，以人事君，蓋難之矣。以予觀於公叔文子，其有古大臣之風乎？夫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其非諸公也，宜也。其臣大夫，僕者，其初非大夫也，其同非諸公也，非無自也。始而見用於文子，不過筮仕於家，既而見知于文子，遂得顯庸於國，人固有承錫命之榮，而升者，僕非其人也。下察之賤，奔走馬而已矣。一旦而廟廊之上，與其主相周旋焉，僕誠有浚明之才，而汲引之者，誰也？人亦有以世臣之胄，而非者，僕非其人也。私家之

中服後焉而已矣。一旦而朝廷之上。與其宰相揖讓焉。僕誠堪日宣之。任而簡拔之者誰也。僕之未為大夫也。事文子者也。事文子者而與文子同升。文子不嫌也。蓋曰。我知其足為大夫而已矣。不嫌于並已也。不然。天下縱有華國之才。而非附先達之士。安能以自顯哉。僕之既為大夫也。與文子並也。與文子並者。而出自文子之家。文子不嫌也。蓋曰。我知其非諸公而已矣。不嫌於事我。也不然。天下縱有豪傑之士。而非遇好善之人。安能以效用哉。此其知人之明。忘勢之雅。休之量。蹇之忠。昏見之矣。

此題言僕與文子同升。未嘗言文子薦引何如。作者輒入休之有容。

集思廣益。不免侵下。夫子斷案。湯霍林作。或謂其通篇用反辭。不露正意。予稍嫌。使文子媚嫉。僕使不能如是云。亦謂之侵下。不如單就僕身上說起。通閱坊刻。惟此作獨合。

公叔文

郭

○○子貢方人

節

郭正域

賢者用心於知人。聖人婉言以抑之焉。夫方人則心在於人矣。孰謂聖人之所不暇為者而賜也。以是為賢乎。且夫君子之患在不知人。而古之學者心常為己。夫何子貢之好為方人也。盡夫人而品薦之也。若曰知人則哲矣。盡夫人而短長之也。若曰抑亦先覺矣。雖其明達之材。有足辦者。而要之為己之功。其能專乎。夫子不明言以斥之也。而婉言以抑之曰。夫賜也。權衡之當。亦達觀之事也。論辨之精。亦窮理之餘也。其賢乎哉。夫我則以人之賢愚。雖不可不知。而賢者自賢。愚者自愚。非吾之事也。即出其藻鑑之精。使天下稱明允焉。夫豈不欲之。顧反而思之。

在我者且終日焉。終夜焉。求以自盡。猶恐其精神之不逮也。而暇及此乎。人之高下。雖不可不知。而高者自高。下者自下。非吾事也。即出其疏觀之。哲使天下稱睿聖焉。夫豈不欲之。顧反而觀之。在我者且忘食焉。忘憂焉。不敢不勉。猶恐其心思之未周也。而暇及此乎。然則吾之所不暇為者。賜之所暇也。吾將以賜為賢。而吾所不暇者。恐賜亦未必暇也。吾誠不敢自以為賢矣。吁。孰謂賜也。而乃為聖人所不為乎。必謂聖人不暇。便着刺譏語。殊非題情。此作虛宛涵泳。自見進子貢之意。

○人能弘道

節

鄧正域

聖人欲人弘道。而以所能者專責之也。夫道待人而後弘也。苟非其人。道其能以弘人哉。夫子之意。以為天下惟道為大。亦惟人為大。而道者人之道也。道何以弘。而人又何以弘也。使人而不能弘道也。則道雖大。而人無用矣。使道而亦能弘人也。則人雖無為。而道自行矣。不知斯道。渾淪之妙。固非有所附而後有。而吾人推致之。則必有所待而後充。人之一心。道所涵也。以其有物皆通者。擴而大之。而惺惺之體。何所不運。是人之能也。夫道以人為體。而實無體也。太極希夷之理。安能弘人。而使其百物之自通也。人之一身。道所凝也。以其萬理無該者。擴而充之。

疊之用何所不備人之能也。夫道以人為用而實無用也。陰陽濶微之秘安能弘人而使其萬理之自該也。道有包括宇宙之分量而所以廓其分量者不在道而在人。之分量則道何與焉。蓋道不可見。不可聞。而多見多聞以造於高明廣大之域者人。可以自隘乎。道有終始宇宙之真機而所以運其真機者不在道而在人。之真機則道何與焉。蓋道何所思何所慮而極深研幾以造於精微中庸之妙者人。可以自小乎。是故人能弘道天下固有道而名之曰此有道之人也。非道弘人天下不得其人而名之曰此有人之道也。人當自勉矣。弘道句易於開拓。非道弘人皆混。既過不得確境。此文起處云。

雖無為而道自行。非字可以不支吾矣。以此知先輩一二老到語自非後人可望。

人能弘 郭

○ ○ 君子有三畏

節

郭正域

聖人列君子之所畏者而事心之法嚴矣。甚矣人心之不可以少肆也。
 知所謂三畏者。君子之心其嚴乎。夫子之意以為人之心有所畏。則以
 驚惕而存。無所畏。則以放恣而弛。吾有見於君子焉。夫君子者。無一念
 不在於理之中。而其中常惕。乎不敢慢。無一念敢踰於理之外。而其
 志常恐。然不敢恣。蓋有三畏焉。何言乎其三畏也。天命者。降中之理。
 而生人之本也。君子仰而思夫。界予之重。俯而思夫。靈承之難。為戒謹
 為恐懼。蓋真見夫吾心之天。無往而不在。而以心事天。不敢棄。不敢
 也。此其所畏之一也。其遇大人也。則畏之。以君子而視天下之人。本無

郭明龍編

一可忽者而謂之大人。又儼然先達懿範也。是故揖讓而歛若焉。則效而祇服焉。蓋天命無形而大人有道。故君子以畏天命者而畏大人。始不徒以其位望之隆也。又其所畏之一也。其於聖人之言也。則畏之以君子而視天下之言。本無一可畧者。而出自聖人。又確乎百代之章程也。是故誦讀而佩服焉。討論而遵守焉。蓋天命無言而聖言可據。故君子以畏天命者。畏聖言。殆不徒求之文章之末也。是又其所畏之一也。然則非畏天命也。君子欲不愧于天。是以畏也。非畏大人也。君子欲不作於人。是以畏也。非畏聖言也。君子耻躬之不逮。是以畏也。其斯以為君子乎。

○三比見三畏。又從天命貫下。此照小人不知句。立局也。

○不曰堅乎

節

郭正域

聖人而為不可泥之喻。而時行之意見矣。甚矣人之無所泥於聖人也。堅白者且不可易。而况聖人乎。此夫子所以應佛肸之召也。以為君子之自重者。為道計也。道苟在我。則權不在人。是故君子有所不入者。為重道者言。而非為有道者言也。吾試喻之。今夫天下之物。欲其堅則不欲其磷。而磨則所以為磷也。非所以為堅也。人必不以其堅而自入于磨矣。不知磨以堅而受磷。吾不謂之堅也。不曰天下之至堅乎。可磨也。不可磷也。蓋其未磨也。堅固如是也。而既磨之也。堅亦自在也。堅之至者。磨固無如之何矣。然則方其磨之時。人且為堅慮。而不知其且以磨

而益見其堅也。是可見堅之未至。誠不可自試於磨。而磨不能磷。亦何
畏於磨哉。天下之物。欲其白。則不欲其涅。而涅所以為緇也。非所以為
白也。人必不以其白。而自入於涅矣。不知白以涅而受緇。吾不謂之白
也。不曰天下之至白乎。可緇也。未涅之先。白如是也。既涅之後。白亦如
是也。白之至者。涅無如之何也。然則方其涅之時。人且為白慮。而不知
其且以涅而益見其白矣。是可見白之未至。誠不可自試於涅。而涅不
能緇。亦何畏于涅哉。信乎性稟於天。即與物變化而不易。道陰於我。即
與時委蛇而不污。公山磨耳。緇耳。與我之堅白何有哉。
只題中數字轉折生變。

○ ○ 君子無衆寡

驕乎

郭正域

聖人指泰之所以美者。惟有見於君子之心也。夫泰以不驕為美也。君
子之心。一無所慢。而又何驕乎。且夫天下之治。自心而起也。君子不以
吾心易天下。斯不以天下擾吾心。子亦知其泰之所以不驕者乎。今夫
從政者。天下之民。惟所宰制。而侈然於民上者。將自以為泰。而不知其
一念之慢。心已流於驕。而不自知矣。君子則無衆也。無寡也。藐然若
以為吾之精神。少有不至。則無一人而不勝予也。蓋無一人而敢慢也。
從政者。天下之事。惟所張弛。而侈然以應事者。將自以為泰。而不知一
念之慢。心已流於驕。而不自覺矣。君子則無小也。無大也。翼然以為

吾之運用。少有不周。則無一事而不業。勝也。蓋無一事而敢慢也。此則以其主一之衷。而為操持之要。以其寅畏之度。而為順應之宜。天下之人。一無所擾。則日優遊於億兆之上。而要之其優游者。皆自其傲揚中得之也。天下見其自得之休。而不見其有自恣之時矣。天下之事。一無所累。則日縱容於幾務之煩。而要之其從容者。皆自其兢業中得之也。天下見其有順適之度。而不見其有矜高之失矣。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然則君子惟敬也。而後能泰也。惟敬也。而後能不驕也。彼慢焉者。驕也。非泰也。可不辨乎。

霍林以無心之義。訓無字。大謬。此作云無一人而敢慢。無一事而敢

慢。三無字。一氣貫下。何等穩寔。乃知行文以細心。代聖賢精微語。不得強生意見也。

君子無

郭

古之人所以

三句

三

郭正域

夫順極古人之不可及、惟善用恩而已、夫推恩貴於有序也、古人蓋善
 是道矣、此其所以大過人也哉、想孟子告齊王之意、以為斯世斯民之
 待恩於君也、自古而已然矣、顧有其恩、無其序、是逆而行之也、未善也、
 宜其澤不及物、而治不古若也、王亦知夫古之人乎、夫古之人亦人也、
 宜無以過人也、顧其至治之澤、暨及於當時、而王業之隆、聲施于後世、
 所以大過人者、豈有他哉、亦以恩之所加、比法次第甚也、古人之所為也、而恩之所
 推、在古人有善于此者、臣覆載之內、孰不待命於我、盡欲以所為者、
 暨而及之、而非謾為也、繇吾親以及吾民、必使為吾之一體者、無不得

郭明龍稿

其所而推以及物。不過一體之餘恩耳。是所以運其不忍之心者何善也。四海之中。孰不望仁于我。盡欲以所為者。徧而覆之。而非槩施也。由吾親以及吾民。必使為吾之同類者。無不被其施。而推以及物。不過同類之餘澤耳。是所以達其戚之心者何善也。方寸之中。雖無二用。而孰先孰後。則早辨之矣。即或好生之心。偶有所觸。而彼之所以充此心者。必有妙用也。夫是以庶類咸若。而和氣洋溢。萬世推至治也。所以大過人也。惻隱之心。雖無二道。而孰輕孰重。則先審之矣。即或意念所期。不能自必。而彼之所以用其心者。必有大分也。夫是以群生並育。而仁恩旁流。萬世仰神功也。所以大過人也。今試語王以古人之過人。王

必欣然慕之。而何不若彼之善推之也哉。

親、仁、民、愛、物、差、等、輕、重、方、是、善、推、此、題、重、善、字、若、推、字、則、已、盡、止

數、句、矣、後、二、比、一、影、易、牛、一、影、大、欲、妙、絕、原、評

仍、說、上、文、不、得、輕、講、善、推、二、字、又、不、得、古、人、分、量、步、之、發、意、實、似、前

數、章、結、語、所、以、為、妙

古之人 郭

高唐志 郭明龍稿

○○我故曰告子

之也

郭正域

大賢深信義之在內而斥時人之外之也。夫義內也非外也。告子之外
 義者尚得為知義乎。孟子欲人集義而深有見於義之為內也。以為氣
 之生也取足於義而義之行也。內驗于心。若是乎義之在內也。故知義
 者有見于機之相為用而以義為內。不知義者無見於義之相為助。而
 以義為外。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者。正以其見義不精。而以裁制以宜不
 由於我。折義不至。而以應務之矩。不原於心。義以宰事。是吾之所之自
 信於心者。而視為外事焉。則內不見心。外不見事。心與事二。而義之為
 義判然與我不相入矣。夫安得謂之知義也。義以處物。是吾之所以自

方是告子之學

快於心者。而視為外物。馬則內不信心。外不信物。心與物絕。而義之為
義。渙然與我不相須矣。夫安得謂之知義也。彼之無求於心也。亦知心
之在內也。而不知義外無心也。若以為應感之際。由乎外。不本乎中。而
中之所以慊不慊者。孰使之哉。舍志而求義。誠不知義矣。彼之勿求于
氣也。亦知氣之在內也。而不知義外無氣也。若以為酬酌之時。因乎外
不由乎我。而氣之所以餒不餒者。孰為之哉。外義而求氣者。誠不知義
矣。誠不知義。安知集義。誠不集義。安知養氣。所由殆與我之不動心者
異矣。

告子外義。不是粗淺學問。後二此就彼說窮之。此有原本處。

○以予觀於

二句

郭正域

賢者獨覺夫聖人之大。二帝不能及也。甚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堯舜且
讓功矣。其聖宜何如哉。宜孟子述宰子推尊之言。以示願學之意也。以
為天下之所知者。聖人之功。而所不易知者。至聖之功也。聖如吾夫子
可易哉。古有堯舜者。以人觀之。將曰夫子者。欲為堯舜而不能者也。或
曰夫子者。等于堯舜而無功者也。以予觀之。則都俞吁咈之業。雖隆而
易盡。刪述修贊之烈。雖隱而難窮。放勳御世。而黎民且於變矣。宜無賢
于堯者矣。顧今安在也。自洙泗之間。祖而述之。而人之遊堯之天者。遂
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其賢于堯也。不亦遠乎。重華協帝。而四方且風動。

矣。宜無賢于舜者矣。顧今何如也。自鄒魯之教。上而嘉之。而遊舜之天
者。遂如四時之無不運行。其賢於舜也。不亦遠乎。堯授一舜。受一堯。
夫子則受于千百世之前。以授之于千百世之後。授受于一世者。固不
能與授受于千百世者論也。堯之功在唐。舜之功在虞。夫子則無唐虞
可見之功。而功流于唐虞繼世之後。一世之功。固不能與不世之功論
也。上不必定曆象。下不必封山川。而上律下襲之能。極于位育。近不必
命九官。遠不必命十二牧。而七十二子之賢。教惠無窮。吁。微夫子。人
安知有堯舜也。

言亦猶人而運筆獨見老韻。

○ ○ 民事不可緩

節

郭正誠

大賢告時君立國之木。而述邠風以進焉。夫農事之係於國者大也。觀
詩而其事可知矣。人君可不加之意哉。孟子告滕文之意。以為天之立
君。以為民也。君心一念之緩急。而生民之休戚係之。君知所以為國乎。
今夫民之有事。即君之事也。稼穡艱難之狀。在民者本無一日不聞于
君。王業根本之慮。在君者當無一日不念乎民。法制久沿。之后事必有
不便於民者。上之人復以賦歛易之。則吾民之所以立命。所以興行者
將何以也。古道久湮。之日事必有不宜於民者。上之人復以田野忽之。
則吾民之所以自養。所以養君者將何以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昔成王

郭明龍稿

當蒞政之始。周公述小民之依。蓋有七月之詩。以味其事矣。于茅索綯。以求安也。而又若不自安者在也。乘屋播穀。以求養也。而又恐有失養者。在也。是民之有事。雖其時之未至。而皇。然猶慮其始焉。思深哉。民也。蓋終其身而無一日休者。惟此事而已。下之人急之。而上之人緩之。豈所以念民之瘼哉。民之有事。雖其時之已畢。而汲。然又慮其終焉。思遠哉。民也。蓋終其身而無一日逸者。惟此事而已。為民者急之。而為君者緩之。豈所以憂民之窮哉。要之民有事。而使其事之不廢。上之法也。民方急之。而使其所急之得以自遂者。上之法善也。是在上加之事而已。

只說大意

無一。排。偶。語。此。老。手。善。以。長。句。運。通。處。

有尾

是通章之冒。用意輕淡。使文情涵泳不盡。題多佳文。然未有能及明龍先生者。古今之別也。○後半入詩辭。只疎散結意。不沾帶舊詞。獨老。

民事不 郭

○ 后稷教民

德之

鄒正域

觀二聖之所以養且教者、而利於民者大矣、甚矣教養之用急也、稷與契任其事、不可以識堯舜之心乎、且夫自有生民以來、而斯民之所以立命、所以興行者、皆聖人為之也、禹平水土、而中國可食、然稼穡未興也、五穀未播也、人民終何賴焉、於是以屬之后稷矣、以稼穡之政、教天下之民、而以五穀之生、足民人之食、嘉種降矣、蒸民其乃粒矣、百福受矣、帝命其率育矣、夫民之為道也、當其未育、則飽暖未遂、雖欲教之、而不可得也、當其既育、則逸居無教、雖欲不教、而不可得也、堯舜忍使其為禽獸之民哉、於是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人不一也、而父子君臣

諸侯之貴、亦意難刻、射文肅、幽州、不盡、其、大、與、未、亦、始、又、以

兄弟朋友夫婦有人則有倫矣。倫不一也。而為義為親為序為別為信。有倫則有教矣。放勳不云乎。勞來匡直。教者之術也。因人而異施也。輔翼自得。教者之心也。因心而自反也。又從而振德之。教者之終也。鼓舞而不倦也。此其以綱常之道。昭揭乎民心。而使樂利之民。日新而不已。以振作之術。感動乎天下。而使厚生之衆。遷善而不知此。罔稷與契之為也。而孰非堯舜使之也哉。

文氣每句安頓。不徒以勁捷稱。

○為天下得

一句

郭正域

大賢論仁而歸之於用人焉。夫人者行君之仁而致之民者也。為天下

而得之尚不得為仁乎。孟子明堯舜所憂之大也。且夫聖王之所以稱

仁者必其仁之足以被天下。而天下之大又非可以一人之身古文起局又一而

仁之也。惠與教之不得為仁也。惟其出於我而未寄于人也。可以為一

人而不足以為天下也。其必以吾一人之身軫念于天下之大。而為天

下之大求得夫致治之人。側陋之中有人焉。吾得之非為一人也。為天

下之民瘼未能除。而凡所以振弱。所以捍患。盡屬之斯人也。余牧之中

有人焉。吾得之非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性命有所未正。而凡所以厚生

郭正域

所以明倫。皆責之斯人也。此則惠不必自我出。而惠無不及。惠不足以名之矣。教不必自我敷。而教無不暨。忠不足以名之矣。一人之端拱者。委任於一相。而百寮庶尹。奔走而運化者。皆帝力也。自是而平成。賴之矣。鮮食賴之矣。浩蕩之仁。隨在而廣運也。必如是而後。謂之仁也。哉。一人之恭已者。寄命于元老。而群工百執事。左右而宣力者。皆帝德也。自是而粒食賴之矣。歌庸賴之矣。洋溢之恩。隨在而暨及也。必如是而後。謂之仁也。哉。君無為者。故有為天下之心。而無為天下之勞。臣有為者也。故有仁天下之能。而莫非君天下之仁也。堯舜用此道耳。所憂頌不大歟。

有尾

精神在為天下三字。講仁字。只將惠忠一比。再收束。如是謂仁。方是現成指點語。時文極下藻華美。仍是未得已。憂等節。題情稍隔。

為天下

郭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郭正域

大賢為世道慮而計其治亂之相乘也夫世之有治亂天之行也而人

道因之矣是可以無慮乎孟子慮當時之亂而思以圖其治也故因公

都子之問而告之曰天道與時而變易君子相時以有為外人以我為

好辨亦未觀夫治亂之期乎夫自洪荒肇闢而宇宙相仍歸功聖賢人物繁興而

乾坤不毀蓋天下之生久矣使天下而一於治也是聖賢終無以自見

而與道相忘也天下有常治之理乎使天下而一於亂也是聖賢終不

能有為而道且終窮也天下有常亂之理乎剝復之相因者化機固默

運而不知否泰之迭更者世事亦隨時而變化清明之氣久鬱而不洩

郭明龍稿

則景運將開而昌明之士亦乘時而有為是國家興也賢人出也一治也而非自古以來治者常治以至於今也太和之風久洩而將盡則澆漓因之而倡亂之徒亦乘時而競起是世喪道也道喪世也一亂也而非自古以來亂者常亂以至於今也以在天者言之則洵穆之風必啟於草昧之初而偷薄之習必肇於雍熙之日蓋心義皇而下太平禮樂凡幾更矣紛爭擾攘亦凡幾見矣有世道之責者其能熱然不為之慮乎以其在人者言之則鼎革之功必起於亂離之後而逸豫之日隨釀後明夷之禍蓋由叔季以上聖君賢相不知其幾矣暴君汚吏亦不知其幾矣有天下之憂者其能漠然不加之意乎夫惟治而有亂故君子

絕以鹿門收法

當其治也思其亂也惟亂而有治故君子于其亂也圖其治也今天下治耶予安能以無言乎

鹿門之文以雙比承接為法以長句頓落為機胸無本原徒見其易為耳乃繼響者絕少先生此作頗得其意

天下之

郭

○○徐子曰仲尼

全

郭正域

大賢與門人論水而深戒。夫名勝者為夫水之有本猶名之有寔也。知
 聖人取水之意而人可不知所戒乎。且夫天下之道由本而生。天下之
 名緣情而起。故知水則知君子矣。昔者仲尼之稱水也曰水哉水哉其
 意可知也。而徐子問焉。孟子告之曰之水也其源泉乎。混混焉。隨地以
 出。其出有常而通晝夜以為運盈科而進其進不已而放四海以為歸。
 水何以能如是也。山下之泉停蓄者深矣。而後蓄極斯通焉。故仲尼油
 然而動。崇本之思。若曰吾人所以廣令聞之施者亦若是也。地中之行
 源淵者遠矣。而後源深斯達焉。故仲尼悠然而啟重本之念。若曰吾人

所以立成章之地者亦若是也。是其取之之意，惟其有本耳。苟為無本，則溝澮之水而已矣。其雨也，驟而盈也；其盈也，驟而涸也。其視源泉何如哉？必非仲尼之所取也。是故君子有見於無寔之名，不可以久；假不虞之譽，不可以惑人。方其名之起也，亦足以揜人之耳目；駭人之聽聞，亦如水之驟而盈也；及其名之敗也，人且執其所未有，以議其所不及。亦如水之驟而涸也。君子能無耻乎？人而有本也，則名之久也，亦晝夜之運矣。名之遠也，亦四海之放矣。君子觀道於水，將為源泉乎？將為溝澮乎？可以省矣。

○○周公思兼三

節

郭正域

大賢於元聖而詳發其體道之心焉。夫三王之事皆道也，精思之而急行之道其在是矣乎？孟子以此見道之在周公也，以為自古聖人之心

君相去得分寸此二語

何時而逸哉？君天下者因事以見心，相天下者勤心而體事。禹湯文武之後，其惟周公乎？公以為道不必自己出也，三王可法矣。法不必自己立也，四事可觀矣。於是欲兼而施之，夫三王亦難兼矣。以彼教聖人之精神而欲以一身全而體之，如之何其兼之也？四事亦難施矣。以彼數聖人之經綸而欲以一時體而行之，如之何其施之也？蓋必有不合者矣。不合則公之身不得遊三王之域也。而公之心則必欲見三王之真

鄭明龍稿

也。仰而思之，又重思之，夜以繼日，焉益迹。雖不可以強而合理，則有可
以懸而解，一念之皇。若有所馳而慕者，而心志靡寧也。不然，一時不
思，則心荒於嬉，其所難合者，終有所難行矣。吾如三王何哉？由是幸而
得之矣。得之則公之心，即三王之心也。而公之事，即欲為三王之事也。
從而行之，且急而行之，坐以待旦，焉恭神以一時而通，則功即以一時
而達。一念之倦，若有所立而待者，而勞逸弗計也。不然，一時不行，則
心倦於勤，而以苦思得之者，又以濡滯失之矣。吾如四事何哉？故人徒
見公之既行也，天下被公恩者，如復見三王之盛，而不知公之未行也。
凡公之求，所以行者，無一念不遊三王之天。此三王所以兼四事，所以

施也。信乎道在周公矣。

時竅勢變等語，只如之何。兼且施二語，代出直入，不合。竟作兩對。挽
上兼施，大手筆，具有此老法。

周公思 鄔

○○吾聞觀近臣

所主

郭正域

大賢而述其所以觀人臣者各於其類而已矣。甚矣人之以類而相從也。以此觀近臣遠臣而尚有不知之人哉。孟子以此深明孔子之不苟於主也。以為天下之人未有非類而相從者也。以聖人而苟於主豈惟聖人不之為。而吾以觀人之法觀之。蓋亦大非其類矣。吾聞有觀近臣者焉。吾聞有觀遠臣者焉。夫近臣者。徂於耳目之常。而消于毀譽之中者也。吾不能察之於通。而將何以觀之。亦以其所為主而已矣。夫所為主者。其人之賢不肖。其國有定論矣。是必有風之四方而聞之。吾國者。吾以此觀之。其人而果民譽也。則為之依歸者必他國之英也。苟非其

人則此亦匪人之比而已矣。何也？天下未有氣不相投而為之主者也。是近臣方狃於耳目之中，而吾之觀之者且在耳目之外。吾以此知近臣矣。夫遠臣者，又見聞之所不及，而心迹之所不習者也。吾不能察之於遠，而將何以觀焉？亦以其所主而已矣。夫所主者，其人之賢不肖，吾國有成論矣。是故有昭於境內而揚於四隣者，吾於此觀之；其人而果賢哲也，則來而依歸者必四方之望也。苟非其人，則彼亦非道之交而已矣。何也？天下未有意不相合而處主之者也。是遠近若出於見聞之外，而吾且得之於見聞之中。吾以此知遠臣矣。然則君子小人各為一類，而遠臣近臣殊無二交。吾以近臣觀癰疽，吾以遠臣觀孔子，而非所為主者也。又何異於好事者之誣哉？
○濶大之度，小詞末識，何足以當之。

○ 聖人治天下

水火

郭正域

聖人之於民，而能使其至足焉。夫民之不足，上之憂也。菽粟如水火，而民之足也，當何如哉？孟子以持國計者當先講夫厚生之政也。以為斯民之命，惟上之人制之，而斯民之計亦唯上之人理之。故聖主有深慮焉。吾以水火觀之，無求而不得者，水火也；有求而難得者，菽粟也。菽粟焉能如水火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以生養樽節之道，啓無窮之利，而以勤生儉用之餘，遺不盡之財。田疇之所獲者，菽粟也；稅歛之所餘者，菽粟也。亦如水火之隨取而隨足也。聖人使之矣。食之不盡者，菽粟也；用之不盡者，菽粟也。亦如水火之隨求而隨得也。聖人使之矣。天愛其道，

地愛其寶則菽粟之價日踴。聖人在上而生民樂利之業。無日不講而求之。當其時天地之間。所在順成。故蓄積盈溢而行旅。無視養生之具。非難繼之物。亦無俟於昏夜之求矣。又何求而不得哉。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則菽粟之數日增。聖人在上而生民飽煖之計。無日不區而畫之。當其時日用之間。所在豐登。故粒米狼戾而倉廩充盈。視養生之需。為無彊之利。亦無事於門戶之叩矣。又何叩而不足哉。要之聖人精神之所用者。方在於富民之術。而聖人安養之所及者。已涵夫敷民之機矣。至于民無不仁而民烏可以不足哉。有意疑削而不失之單儉。勝用陰陽五行等語。

○○○遊於聖人

為言

郭正域

大賢有見於聖言之大。而聖道可知矣。夫天下之至言。自聖人出也。遊於其門。而天下尚得有言乎哉。孟子以此贊聖道之大也。以為天下之視聖人。猶聖人之視天下也。有見於聖人。則無見於天下矣。蓋不惟觀海者為然也。今夫天下之人。恃其小智。則敢為高世之論。以相誇詡。僻於一端。則敢為駭俗之說。以擬聖人。此其得為言也。蓋未遊於聖門。而未聆夫聖言也。若遊於聖之門。則耳目既廣。斯群議不得伸其說。識見既大。斯衆論不得逞其奇。天下之言。或以一人意見之私。而侈為玄虛之說者。一聞聖言。則天下精微之理。盡是矣。凡足以炫世人之聽者。皆

不足聽者也。聖門而外，其無復有言性命者乎？天下之言，或以一時感
激之私，而競為事功之論者，一聞聖言，則天下神化之用盡是矣。凡足
以聳世人之聽者，皆不必聽也。聖門而外，其無復有言功業者乎？在聖
人未嘗以言勝天下，而以聖人之言視天下之言，即當於理者，且為擇
之不精，而况其無當於理者，不過辭之溢而已矣。彼皆竊吾聖人之緒
餘而失之者，而欲以是鳴於世也，其可得乎？在聖人未嘗以言窮天下
而以聖人之言律天下之言，即言之適于用者，且為語之不詳，而况其
不適於用者，不過說之邪而已矣。彼皆執吾聖人之一端而失之者，而
欲以是號于人也，其可得乎？故百家之說並興，而卒不能出於吾道之

外。處士之議不息，而竟不能易吾道之常，以有聖人在也。吁！今之人不
得遊聖門，且敢侮聖人之言矣。
凡文無全力者，每句補湊，每字粉飾，貌似華腴，中則稿矣。坡公云：生
平快意，惟有作文。韓子亦曰：大得意文之得意者，苦思力索，無境不
收，無微不至，及其起伏開闔，又須渾成一氣，去字句之病，滴、莽、
方可謂之得意。茅歸而後，古文法不見于天下矣。明龍先生其庶乎。

遊於聖人
部

... 天 ...

... 天 ...

... 天 ...

... 天 ...

... 天 ...

... 天 ...



書